

# 年讀物叢刊

## 無名島

勒法爾著

李林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少年讀物叢刊

# 無名島

勒法爾 著  
李林 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版初月二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角六元四價定

者 輯 編  
社 輯 編 物 讀 年 少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六〇一街西陝都成

刊 叢 物 讀 年 少

鳥 名 無

著 爾 法 勒

譯 林 李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楔子



約琴·哈耳司獨自一人坐在店舖裏清算賬目。說起來是店舖，其實不過是一間狹長的小屋子。也許是長久不曾經過打掃的緣故，牆壁和天花板都顯得黑黝黝的。屋子裏陳設得很簡單：一張櫃台，一個書架，幾把椅子，一個保險箱。這店舖所在的地方是阿姆斯特丹（註：荷蘭最大都市之一）貧苦區域的一條最貧苦的街道。

這是十月裏的一個下午，外面正落着雨。這裏的雨不和別的國度的雨一樣。它慢騰騰地，却綿綿不斷地，從那暗淡的灰色天空落在磚砌成的道上，步履落在上面就會發出沉悶的聲音，圍牆也因過于潮濕而發霉。在房屋內部，壁上的粉飾到處剝落，牆壁與地板會合的地方有不少的縫穴，時時有肥大的老鼠出入。

鐘敲了六下；這是該約琴·哈耳司休息的時候了。他正預備闔上他的賬簿，却聽見

敲窗戶的聲音。他抬起頭來，用手一推把保險箱鎖上，隨即起身去開門。

門一開，立刻有一陣風吹進屋來，火爐裏冒出一股煙，一個人影在門框上出現。

「什麼事？」哈耳司問道。

「寶石匠約琴·哈耳司是住在這裏麼？」

「是的。你有什麼事？」

來人走進屋來，用懷疑的眼光四下張望，同時又像一隻落水狗似的搖搖身體。水從大衣上流到腳邊，聚成一大灘，帽沿也有水珠落下。他的兩眼向四周望了一轉之後就停在屋主的身上，隨後他走到火爐旁邊站住，一言不發。

這種樣子哈耳司好像是看慣了的，他毫不顯得慌張，一聲不響回到櫃台後面，打開抽屜，拿出一件東西，然後開口問道：

「你有什麼事見教？」

「這裏，」客人說着就從大衣裏拿出一隻用繩收口的皮袋。他解開袋口長繩，把裏

面放的物品傾倒在櫃台上——原來是另外四隻小袋。他拿三隻放在褲袋裏，只把第四隻袋打開。櫃台上馬上就閃爍發光。哈耳司皺皺鼻頭說道：

「等一等，讓我把百葉窗關上；剛才我正打算把它們關上，你就敲門來了。」

他走出門去推上百葉窗，向街道的兩頭都望了一望才回到店裏。他在櫃台後拿出鐘錶匠人用的放大鏡，把它放在眼眶上，細細察看放在櫃台上的那些寶石：它們是六粒大鑽石，三粒綠寶石，十二粒藍寶石，八粒紅寶石。來客靜靜地觀察他的舉動，特別注意他的手指的動作。哈耳司看的時候，却把兩手放在身後。這種小心的舉動顯然使得來客滿意，因為他說：

「你可以動它們，沒有關係。」

「呵！用不着。」哈耳司回答道。「不用動它們，什麼我都知道。」

直到這時為止，客人說的是荷蘭話，可是他說得並不流利，而且話語中還夾雜着德文和法蘭德斯文。他聽不懂哈耳司剛才回答他的話，因此他問道：

「你會不會說英國話？」

「會的，你是英國人麼？」

「我是愛爾蘭科爾克地方的人，不過我在殖民地各處住了不少的時候。」

哈耳司用銳利的眼光把他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以後，喃喃地說道：

「只要你願意……」

他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打住了，他重新低下頭去察看那些寶石。客人聽了他的答話，好像有些不安，他提高了嗓音，帶出傲慢的神氣說道：

「我和你說……」

「哼，你是英格蘭人也好，愛爾蘭人也好，瑞士人也好，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哈耳司說道。「你賣，我買；別的事我不管。你來找我是爲的要賣這些寶石，對不對？」

「不錯，是爲的要寶石。」

哈耳司背靠着牆壁，手拈着領下的山羊式鬍鬚，問道：

「這一堆你要賣多少錢？」

「呸，虧你說得出這樣的話來！」客人帶着譏諷的口吻說道。「你以為我賣寶石就像賣破銅爛鐵一樣，整堆的賣麼？」

「你是怎樣買來的就怎樣賣，」哈耳司安閑地回答說。「並且，我不管生意該怎樣做法，我只管寶石有多大，有多重……」

「什麼？你做生意是這樣做麼？得了，老傢伙，你用不着和我裝模做樣，咱們還是正經地談談咱們的事吧。這些石子都是上等貨，你也用不着挑剔，它們全是一點毛病都沒有。並且我也問過內行，和你一樣地知道價錢。」

哈耳司坐上櫃台，一面玩弄着最大的鑽石，一面說道：

「還是痛痛快快說法文吧，省得費勁。」

客人握緊了兩個拳頭。他是個彪形大漢，要打起來，哈耳司經不起他的一擊。但是這位瘦小老人的態度非常鎮靜，而且他的手是放在袋裏，好像在掏某種物件。大漢想了一

想，覺得還是不動手爲妙。因此，他用法文說道：

「你要買，一粒一粒地買。」

「不算整個的。」

「不行。」

說完了這句話，他馬上把他叫做「石子」的東西握在掌心裏，準備放進袋裏，一面問道：

「這是你最後的一句話麼？」

他的口氣非常堅決，因此哈耳司倒躊躇起來。這些寶石確是上等貨，放着一筆好生意不做未免太傻了。

「再讓我看看。」

生客放開手，哈耳司照着色采和大小把寶石排列起來，心裏約略計算一下，隨即用手指點着數：

『三千法郎，兩千五；兩千三；這兩粒算一千五。』

生客等他說完，然後半笑半諷地說道：

『我的錶你也要買麼？』

『嚇嚇，只要它值得買，』哈耳司回答的時候，態度依然非常安詳。『不用開玩笑，還是說正經話吧。寶石和鈔票不一樣，不能隨時當錢花。要把它們賣出去的話，我得等上半年，一年，或者更長久些。寶石不是活動的錢，是睡着的錢。』

『只要你願意賣，明天就能夠把它們全都賣出去。』

『話倒不錯，可是警察呢？』

『警察管不着。這些寶石並不是賊贓，不受什麼法律的管束。你查查這一兩年裏歐州珠寶被偷竊的單子，看究竟有沒有像我的。』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把它們拿到珠寶商店，却拿到我這裏來呢？他們出的價錢比我高……』

『我問過你沒有，像你這樣有錢的人，爲什麼跑到這個老鼠洞裏來住？你有你的祕密，我有我的祕密。用不着多說廢話。只要你的價錢出得合適，我就賣給你。』

『四萬法郎吧，湊個整數。』

『好，就是四萬。』

哈耳司打開保險箱，拿出一捲鈔票，同時嘴裏咕嚕道：

『四萬！四萬！數目可真不小……不過既然說了，也就只好算數……你還有別的東西賣麼？』

『有的，』客人說着就從褲袋裏拿出另外的那三隻小袋來，解開袋口，把裏面的物品倒在櫃台上。同樣的貨品，同樣的數量，也要同樣的價錢。

『十二萬法郎！』哈耳司叫起來。

『一個蘇也不能少。』（註——法郎值二十蘇）

他馬上就打算把貨品裝起。哈耳司止住他：

『你怎麼那樣急，也該讓我喘一口氣呀！等我算一算……我要是有這許多錢，我也不打算和你講價了，可是我有的不過這個數目的一半……這樣辦吧：我現在給你六萬現款，其餘的六萬你等三天再來拿，你說好不好？哦！你放心好了，錢是準靠得住的，我的話就等於一張支票。』

他一面說，一面又從保險箱裏拿出一捲鈔票來。客人想了一想，說道：

『好，就這樣吧。』

哈耳司轉過頭去，不讓客人看見他的笑容。然而他却不能完全控制住激動；數鈔票時，手指不住地發抖。

『五萬七，五萬八，五萬九，六萬。』

客人拿起鈔票，馬上向外走去，正走到門口却又轉身回來。

『身上帶着這許多錢，誰也不知道會遇上什麼樣的倒霉事。你有沒有手槍賣一支給我？』

『手槍麼？我有一支上等手槍。』

他遞上一支大號勃郎寧。客人接過去看了一看，問道：

『多少錢？』

『一百法郎。』

『我沒有零錢，這是一張一千法郎的票子，你找給我九百吧。』

哈耳司用手勢止住他。

『你用不着現在給，我在你的賬上扣去就是了。』

『隨你的便，』客人說着，就舉起手槍對住哈耳司，好像在試試它中不中用。

哈耳司笑了一笑，從他的右邊袋裏掏出一隻一模一樣的武器。

『這支手槍是裝好了子彈的，我只要輕輕動它一動就可以拿回我的錢來，對不對？』

你說說看，你要是處在我的地位，你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

『你要放就放吧！』客人看見他自己的心思被人猜透，氣得了不得。

「我放槍麼？真是，你怎麼會想起這種事來！監牢，還受得了，可是絞繩呢？……喂，你要帶點子彈去在路上用麼？」

來客把手槍扔在地上，轉身向外走，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哈耳司跟着走出去，站在門口觀望，一直看見他在街口轉了彎才回到店裏。他重新把所有的寶石排列在櫃台上，恭敬地對着它們望了許久，隨後突然大笑起來，高聲說道：

「值好幾百萬的寶石只花了十六萬法郎，嘻嘻！約琴老頭子，你這筆生意做得真不壞！」

可是實際上他的運氣比他所想的還要好些，因為那人後來並不會來拿哈耳司欠他的六萬法郎。



上  
卷



## 第一章

環球輪船公司的經理哈當先生走過公司大廳的時候，不覺停了一停。在公司張貼電報信息等的佈告板前面，擠滿了一羣擾攘不甯的人。

公司的大型輪船上，號已經有十天沒有信息了。當天早上紐約的無線電台發佈了一件輪船出事的消息，然而却不曾說明準確的情形。上一天夜裏的氣候報告指出印度洋上有風暴發生。這兩項新聞連在一起，再加上公司的保守緘默，便馬上使得民衆激怒起來了。

公司裏的小使看見經理來到，立刻走去開電梯的鐵門。哈當做了一個「不必」的手勢，轉身走進左邊的一扇門，便從樓梯上去到了他的辦公室。

桌上堆集了約有二十多封電報。他只把第一封望了一眼，便把其餘的推開了。他在

室內來回地走了幾步，停在窗前，把前額貼在玻璃上，向着老舊的港灣眺望，港內停滿了船隻，碼頭上全是人們。他放下窗簾，走到掛在壁上的一張航程圖前面，用手指隨着航線移動。從哈弗爾（註——法國著名的大轉運港）起程，越過大西洋，繞過好望角，再橫渡印度洋，向着目的地澳洲走去。但是手指指到這裏便立刻停住，兩眉也便皺在一起。

這時門開了。他馬上做出鎮靜的樣子，也不轉身，便說道：

「古特烈，是你麼？」

「是我，經理。」

「有消息麼？」

「沒有。」

哈當口裏吹着一個歌調，可是剛吹了幾個音便咕嚕道：

「這事真有點麻煩。」

「豈只麻煩，簡直讓人擔心。」

哈當馬上轉過身來。

「啊，難道這裏所有的人，連我的職員在內，都像那些羣衆一樣喪失了理智麼？就只因為一個得了錯誤消息的新聞記者發出了一個愚蠢的報告，大家就像着了魔一樣。這是怎麼一回事，就連你……」

「我並不曾着魔，經理，我不過覺得放不下心就是了，這是我的本分。船開了出去已經三十天了……」

「它到過的地方都有報告給我們；並且我們還時時從無線電和它通消息……」

「可是自從本月十七號它到了聖保羅島以後却一點消息也沒有。」

「從聖保羅島到墨爾本（註：澳洲要港之一）的途，中它是不停的。」

「不停是不停，可是並不是就不發電報……」

「也許發報機損壞了。機器只是機器，沒有不出毛病的。」

「我也這樣說過，我之所以覺得還有一線希望也就在此。」

古特烈說話的時候態度十分恭敬。哈當先生定睛望住他說道：

『照這樣說來，你真是不放心了，是不是？』

『這話我承認，不過我並不曾把我擔心的事告訴過任何人。逢着有人來探聽消息，我總對他說是平安無事。可是不瞞你說，事情越來越難辦了。大家都以為我們把實在的消息隱藏起來……除此以外，還有不知道是誰散佈的謠言……』

『什麼謠言？你不必瞞着不告訴我。你知道我是不歡喜聽謠言的，不過你說了一半反不如完全不說的好。』

他雙手握住古特烈的衣領，因為又生氣又激動的緣故，聲音也顫抖起來了。

『好吧，我告訴你吧。他們說上海號這隻船太舊了，在起程以前應該詳細檢查一遍，又說貨物裝載得太多，又說船長在起程前應該把這情形告訴你……總而言之，他們說公司犯了疏忽的罪。』

哈當先生舉起拳頭，用力在桌上一擊：

「混蛋！這是誰說的？」

「經理，誰都沒有說，可是誰都在說。究竟謠言是從什麼地方造出來的我不知道，可是它却一直傳到你的辦公室門口。我呢，我整天和公司內外的各色人等接觸，這話始終在我的耳邊嗡嗡；問題裏有它，隱語裏有它，甚至沉默裏也有它。不到一點鐘以前，梭定倍克洋行的副經理還……我盡力打斷他的話頭，可是……」

「倘若他再來，你讓他來見我。」

「是的，經理。」

這時電話機的鈴響了起來。

「你聽聽看，」哈當指着電話機說。

古特烈取下耳機來聽，隨即掉過頭來對他的上司說道：

「這正是倍克先生。」

「叫他上來。」

哈當靠着壁爐，點上一支香煙。面色蒼白的倍克先生走了進來。哈當指着一把椅子請他坐下。

「倍克先生，你到這裏來有什麼事？」

「經理先生，我聽見了一些話使我的心亂得很：外面傳說上海號輪船遇險，公司知道消息却不敢承認。」

哈當指着堆在桌上的電報說道：

「我們在這二十四小時內收到的電報都在那裏。請你記住，它們中間沒有一封提到那樣的消息。我敢向你担保，倘若是上帝的旨意，果然出了那樣可怕的事，公司決不肯把消息隱藏一秒鐘。」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也得明白上海號裝載了值一千萬的寶石，我和我的同事的全部財產都在這裏了。你想我能够不着急麼？」

哈當先生的緊張的手勢打斷了他的話頭。哈當滿臉漲紅地說道：

『不錯，上海號裝載了價值一千萬的寶石，可是它同時也裝載了一百二十船員和二百位乘客。讓我告訴你吧，這三百多人的性命並不是那些寶石抵得過的。你的憂慮和我們的比起來，真真算不了一回事。』

寶石商人無話可說，不覺低下頭來。哈當深深地抽了一口氣。他那皺着的臉重新恢復了它的安詳態度，他從容不迫地說道：

『並且，讓我再和你說一遍，別人說的話全是假的。船碰上風暴，受了一點損失，這不但是可能，也實在是免不了的事。可是，因此就說它沉在海底……』

『但願上帝保佑在你的船上的人們，也保佑梭定和我！我們做了一樁錯事，一樁罪無可恕的錯事：我們放在你船上的貨物，保險只保了它價值的一半。』

哈當先生送客出去以後，不由得低低叫了一聲『活見鬼！』他問古特烈道：

『古特烈，我們的話你是都聽見了的。你對於這事有什麼話說？一個大公司，爲了節省幾張鈔票，會把貨物照着價值的一半保險！貪財的心一起，不拘什麼事都會做得出』

來！

古特烈望着他的上司：

『你相信他的話麼？梭定和倍克並不是小孩子，據人說他們都是很有心計的生意人。對於寶石我不在行，可是他們那些寶石在放進船上保險箱之前，梭定拿給船長和我看過，我不相信它們會值一千萬。依我的估計，那些寶石只值兩三百萬，他們加倍保了險。』

『得了，得了，古特烈，你瘋了。第一，我以為梭定和倍克是誠實可靠的人；其次，倘若他們不是的話，要不有這種事給他們一些好處，他們一定會抵制這隻船，再不然就會用別種方法出點亂子……這些事真是又可怕又可笑。』

『可怕，不錯；可笑，却不見得。讓我來瞎猜猜——剛才我不是和你說過，上海號起程以前流行着種種謠言，惡意的，不合理的謠言，那是我們知道的。不過，倘若梭定和倍克相信那些謠言，他們自己商量：『哦，那隻船走不到澳洲麼？』他們找一個不精明的匠人，

或者竟是同黨，把貨物加倍估價，他們一聲不響付了保險費。你看看這結果，倘若遇着不幸，船沉了，他們就發了財；倘若船不出事，他們不過損失一筆小小的保險費，計在損益賬上得了。這和賽馬一樣，一百對一。」

哈當咬着唇髭。

『是的，不過賽馬只是一種賭；至於這個呢，這樣賭法實在是犯罪，而且犯的還不是小罪，得了，得了！這是瞎猜！』

『也許是的，經理，但願我猜錯了。可是精明的生意人自己跑來承認是傻子，這種事實在有點蹊蹺，我不歡喜。』

下面的人聲越來越大，原來這時從大廳一直到碼頭都擠滿了人。人羣裏不斷地有好奇者加入。有的人從他身邊人的得到消息，便即站在那個地方討論起來，並且隨着人浪四處移動。另外的人却想在人羣中擠出一條路來。這些擠路的人都是愁容滿面，一邊走，一邊做出種種手勢。他們說的話一定很動聽的，因為羣衆閃開一條路讓他們走。這些

人都是船員和乘客的親戚朋友。

哈當看見這種景象，也就染着它的緊張的神情。他重新掀開窗簾，可是馬上又把它放下，在室內來回走了幾轉，突然站住，可是立刻又走起來，做了個毫無辦法的手勢，嘴裏咕嚕道：

隨後他把手插進衣袋裏，走到古特烈面前站住：

『這些鬼話！』

隨後他把插進衣袋裏，走到古特烈面前站住。

『古特烈，你說說看，究竟是不是我的錯？上海號究竟是不是適宜於這次的航行？』

古特烈正要回答，却被敲門聲打攪了。哈當叫了一聲『進來！』接着帶出不高興的聲音問道：

『找我有什麼事？』

『經理』小使回答說，『德爾西太太在外面。我已經對他說過經理不見客人，可是』

她一定要見您，我沒有辦法，所以……」

『好的，請她進來。』

德爾西太太走進來。她是個年輕美貌的女人，修飾太過分，和她的身份不相稱，因為她的丈夫並非百萬富翁，只是海船上的船長而已。

哈當照例是不干涉公司裏職員們的私人生活，但是他曾和德爾西船長作過一次友誼的談話，船長說道：

「我不反對你說的話，不過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水手的生活是一種難堪的生活，對於我們自身，對於我們的妻室，都是一樣地難受。結婚爲的是成家，可是我們的家呢？結婚是爲了共同生活，可是一年裏我們能夠有幾天和我們的妻子在一處呢？我計算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在陸地上和在家的時候平均不過才五十天！剛上岸不幾天，下一班的船期又到了。我們做水手的人有我們的職務，有事做，有海可看，還有新地方可到，爲了這些我們才把航海做我們的職業。可是我們的妻子呢？守在火爐旁等待丈夫回家，教養小

孩，自然也不錯；然而這種生活是多末淒涼！多末單調！女人稍爲修飾一點也不能算是大罪。我的太太就歡喜漂亮的衣服，漂亮的帽子，也歡喜珠寶——哦，並不是太值錢的珠寶，只是我買得起的。至於我呢，我差不多什麼錢也不用……在我結婚以前，我只有一个愛人；就是海；結了婚以後，我却把它忘了；如今我有兩個寶貝：就是我的太太和我的小孩。我要盡量使他們過得快樂，舒服……」

這時看見了德爾西太太，哈當先生就想起了那一段話，對於她的過分修飾感到不快。然而他又覺得不應該起那種念頭。

實在說來，這位太太並不會有絲毫賣弄風情的心思，她因爲憂愁過分，以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哈當先生把她引到圈手椅前，她立刻倒在椅子上。

「經理先生，別人說你得了消息却不宣佈，這話是真的麼？我已經有三天不敢出門，也不敢看報，怕知道……」

經理先生馬上抗議道：

「嚇！靠上帝的慈悲，我們目前還不到這樣的地步！你把話聽錯了，不然就是我沒有把話說清楚。事情並不會絕望。我要對你說的就是：你是水手的女兒，也是水手的妻子，你不應該這樣容易就把希望喪失了。這次的耽擱實在讓人心焦，消息不來真令我莫名其妙；你看，我對你說的是實話，什麼也不隱瞞；可是從這種情形就以爲一定出了不幸的事，那却太……」

德爾西太太緊握着雙手，兩腮漲紅。

「啊！經理先生……」

這時哈當先生又記起德爾西船長對他說的另一段話。

那是在船正要起程之前，德爾西已經領了薪水和花紅，但他却來預支一筆款項。他的解釋是要在他的行期裏不讓他的太太有任何憂慮：

「她弄不清楚數目，她又不曾算賬，她也不知道錢的價值。」

次日，船起錨後，德爾西太太站在碼頭上揮動她的手巾。哈當先生看見她的手指帶

着一個大紅寶石，他忍不住稱讚它幾句。

「是呀，誰說不是很好看的？」德爾西太太帶着又快樂又驕傲的神氣回答說，「這是我丈夫做的傻事。我看中這塊寶石已經有很久了……」

還有別的許許多多像這種輕浮舉動，這時候他都記起來了。同時，德爾西太太恢復了他的鎮靜，正忙着爲將來打算。

「等到我的丈夫回來，我們的經濟寬裕一點——他已經答應我以後不再航海了……」

哈當睜大兩眼望着她。她說：

「這句話好像使你詫異？」

「它使我又詫異又可惜。像你的丈夫那樣稱職的人員要離開我們，我們當然覺得可惜。但是我得向你說句老實話，我真奇怪你的丈夫並不會把他的意思告訴過我。」

她失悔她在說話之前不曾仔細考慮。

「這也許只是空想罷了。」

「用不着替他辯護，這是他的權利，無論如何，早晚總要成爲事實的，假若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和公司的合同不過一年就要滿期了。」

「只有八十二天，」古特烈證實道。到這時爲止，他正忙着閱讀一捲文件。  
哈當做了一個驚奇的手勢。

「你記得準確麼？」他問道。

「合同現在就放在我的面前，它到正月二十五號滿期。」

「哦！」哈當的聲音突然改變。

隨後他恢復了原來談話的腔調說道：

「我把它忘了。」

但是他的腦筋裏顯然有別種思想，他不知不覺地把它說了出來：

「事情也真湊巧！這次的耽誤，這次的音信全無却正發生在他的末次航程裏！在過

去的十五年，我們對於他不會有過絲毫的擔心，偏偏在他要離開我們的時候就……」

德爾西太太的臉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還有比這更奇怪的巧合呢：我的丈夫自來是個無無憂慮的樂天派，近來却變成無精打采，好像心裏有事，在動身的前幾天……」

她突然住了口！哈當先生把她的話重複說一遍：

「動身的前幾天？」

「他對我說了許許多多的計劃，許許多多的主意，關於我的將來，關於我們的小孩的教育，好像他恐怕他不會回來似的……最後……」

古特烈咳嗽一聲。

「你有什麼話要說麼？」經理問他。

「沒有，經理，我沒有話說。」副經理回答道。

德爾西太太正要接着說下去，電話的鈴就響了。古特烈放下文件，拿起耳機，口裏囁

咕道：

「是的，很好。」於是他把耳機遞給哈當先生。

哈當聽着電話，一言不發，隨後他顯出躊躇的神氣，慢慢把耳機掛上。

他和副經理並未交談，只交換了一個眼光。但是德爾西太太却看見了，急忙問道：

「不是壞消息吧？」

「不是的，德爾西太太，不是的。」

然而他的聲音是又低又啞，德爾西太太立刻感覺到事情不妙。

「你有事瞞着我……可是我有知道的權利……」

上一句的口氣很是淒慘，下一句却說得堅強有力。

這位舉止輕浮，言語瑣碎的女客，突然變得凜然可畏。她只說了短短的一句話，然而

她說話的那種口氣却使得哈當和古特烈驚惶失措，啞口無言。

她的憂慮和哀傷忽然變成狂怒：

「我應該知道！我要是不知道我就不走！」

「德爾西太太，要說的話，我已對你說過了，除此之外，我還能對你說什麼呢？好吧，讓我再說一遍吧，我不知道什麼壞消息，你的希望還是存在，我向你發誓，我拿我的榮譽向你擔保。我還要說些什麼才能使你相信呢？」

她半信半疑地點點頭，同時用手帕掩住她開始抽泣的嘴。

哈當親切地說道：

「你還是回家去將息將息吧。各處的無線電台都照常播音。公司派出去探訪消息的幾隻大巡船已經在兩天前從塞謝耳開出去了。也許再等一點鐘我們就會接到使人放心的消息，我相信這是一定的。」

他的信心顯得非常堅強，因此德爾西太太的愁懷也就略為開展。她用手帕拭去她的眼淚。哈當先生握住她的手，勸她道：

「像你這樣的聰明人犯得着把自己弄成這個樣子嗎？等到德爾西回來，我把情形

告訴他，他會罵你的。他常常對我說你是個活潑樂天的人。他看見你的時候，你應該高興才是！」

話雖這樣說，然而先前在德爾西太太臉上的希望的光輝和嘴邊的微笑，這時都已消失了。

因此，哈當先生放棄了他溫柔的態度，來和德爾西太太論理。他把方才和古特烈辯論用的理由對德爾西太太重述一遍，把她引到航程圖前面，用手指指出上海號經過的地方。

「在從前的時候——我不是說的帆船時代，我說的是在七八年前船上還未裝置無線電的時代——船一開到海上便和陸地完全隔絕；如今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了：船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不會是孤單的。任何一隻船都在和它看不見的同伴通信，只要一呼喚，它們就會走上前來的。」

「既然如此，爲什麼我們收不到它的信息？哈當先生，照你對我說的這一番話看來，

上海號的音信全無實在是太可怕了！

「一點也不。收消息到處都可以收的，可是發播消息却是另外一回事！讓我們來假設你的丈夫需要別人拯救；不過你我都知道他一定是要等到一切的方法全用盡了才肯求救的。以後的事大約是這樣的——據我想來實際發生的事一定是這樣的——收到他求救電信的船是一隻噸位不大的船，一隻沿海貿易船或是小貨船，船上裝置的發報機力量有限，也許只能達到二百五十哩左右。因此上海號的消息只好等到電力比較強大的電台收到後轉播了……我和你說的只是大略的情形，我不能夠和你詳細講解無線電。」

「我知道，我知道。不過這種困難情形只能耽誤一兩天，可是一星期……」

「上海號的發報機也許出了毛病；船也許被風暴吹離了它的航線，船的航線並不寬，你是知道的。」

「這一切我都知道，這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我也知道船會沉沒的。」

「什麼？上海號是我們公司裏最堅固的船，一遇上風暴就沉了麼？」

「它從前是的，現在却不是了。啊！哈當先生！你讓這隻船開出去實在是你的錯！這隻又破又舊的船……」

哈當先生跳了起來：

「上海號是又破又舊麼？誰對你說的？」

「大家都這樣說。」

「誰？大家？你會相信這種絲毫無根據的瞎說麼？現在我明白外面一切人的情感了。我猜想一定是一家船公司造出來的謠言，到處散佈……」

「我是從另一方面聽來的，」德爾西太太用力地說道，「不然我不會相信的。」

「哪一方面？」哈當先生叫道，牙齒咬得緊緊的。

「最可靠，和誰都沒有仇恨的方面：我的丈夫告訴我的。」

哈當先生摸着前額，好像不能相信他親耳聽見的話是真的。

「哪裏的話，這是不可能的。德爾西不是一個把關係重要的話隨便亂說的人。他明白話語的重要，他也知道我們航業界的人是多末看重話語的，這不會是真的，他不會對你說過這句話……」

「他的確對我說過，哈當先生，他說話時候這種又堅決又激動的神情，我現在想起了就難受。他當時還拿出一份保險單，是他在開船的前兩天去保的，他指定我和我的小孩作承繼人。他還說他對於那隻船的信心十分微小，因此他設法要求把救生船的數目增加了一倍。最後他還說這些情形你是知道的！」

「瞎說！那是謊話！這隻船是按照定章時時檢查的，這事很容易證明。古特烈叫人把上海號的文件給我拿來！」

他的吼聲突然平靜下來，他轉過頭來對德爾西太太說道：

「無論出了什麼事，德爾西太太，我求你爲了你的丈夫和小孩的緣故，千萬不要把我們方才說的話漏出去。我呢，我願意把它忘了。古特烈，我們說的話你沒有聽見，是不

是？」

「是的，經理，我沒有聽見你們的談話。」副經理嚴肅地說道。

他們問答時的態度是非常凜然可畏，德爾西太太覺得支持不住，幾乎暈倒。她想說話，想問話，然而聲音到了咽喉便消滅了。最後用了極大的努力，她打起精神喃喃地問道：

「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要害怕？我說了些什麼話？你這是什麼意思？」

對於這些問題，哈當先生指着她手上戴的紅寶石戒指回答道：

「德爾西太太，請把它取下吧。」

在那一剎那間，德爾西太太吃得驚得動彈不得。她低下頭望望她那潔白的雙手，再望望神情嚴肅臉色和她一樣蒼白的兩人。

就在那時，走進一位職員，遞給哈當先生一封電報。哈當先生馬上把它拆開，看了以後用雙手遮住前額，她看見這情形便大叫一聲：

「我的丈夫！」

哈當先生低頭喃喃道：

『忍受這不幸吧。』

古特烈握住她的手臂，打算扶她坐下。她拒絕他的幫忙，用着不穩定的步子走出門去。

副經理問道：

「怎麼辦呢，經理？」

哈當先生的衣領好像使他透不了氣，他煩燥地把它解開，答道：『照平常一樣辦理。』下面羣衆的吵嚷聲依然可以聽見。但是過了一會，所有的聲音都突然停止，可怕的寂靜籠罩了一切。

在這兩天來張貼種種告白的雲石板上，這時貼着一行字：

上海號遇險，人貨全沉。

## 第二章

上海號輪船原名喀地干灣號，一八九七年克立德造船廠承造，舊屬貴納輪船公司，船長一百二十七米，排水量六千噸，速度每小時十七海哩，乃是貴納公司速度最大船隻之一。

依照船身大小和速度的紀錄，它應當列爲第三級船隻。因此之故，哈當先生便把它替環球輪船公司買下，哈當先生是環球輪船公司的經理，同時也是主要的股東。

上海號是環球輪船公司的最好的船隻，它的沉沒對於公司實在是一種巨大的損失。當然，船是保了險的；但是保險公司的賠償費必須等到調查確實才能付出，這是幾月後的事了，然而在這幾月中公司還得履行一切前訂的條約，應付之款還得照付；還有，公司本來打算用盈餘來建造一隻現代化的輪船，以便和其他的輪船公司競爭客運和貨

運，正在最緊要的關頭，這種計劃却不得不打消了。

哈當先生以極大的堅忍來接受這次的災難，他最關心的乃是船上許多人的性命，而不是他的財產，直到最後一分鐘他仍然希望實際的災禍並不如報告那樣嚴重，並且也相信一定有人逃出性命。

上海號遇險雖經無線電證實，然而關於此事的實際情形，人們最初得到的只是空泛的消息。

一隻向歐洲行駛的荷蘭輪船阿倫親王號，十月廿二號的下午，在離聖保羅島約二百哩的海面，收到上海號的電報，說是船身撞漏以後正向附近陸地開行，當時並無危險，可是它請求別的船隻注意它的信號，以便在必要時去救它。

阿倫親王號經過七十二小時的風暴以後，船舵運用不靈，自身也是狼狽不堪；然而它回電說它盡力前往施救，並且它立刻轉向南駛。

上海號沉沒了幾點鐘，在晚間九點鐘它發出了緊急求救電信，半小時後又發出遇

險的信號。於是阿倫親王號不顧當時波濤險惡和它自身轉動艱難，馬上便開足速度去援救上海號，同時不停地用無線電招呼它。從此時起上海號即不會有過回答。次日午後四時阿倫親王號到了出事地點，然而上海號却蹤迹全無。荷蘭船和另外三隻輪船（它們在二十三號收到了上海號的求救信號）在附近海面搜尋了整整一天一夜，它們以為這隻受傷的船也許被暴風吹往南面去了。但是到了二十五號它們在五十哩外發現了無數的破船板和幾隻有上海號字樣的救生圈。這樣，上海號的沉失似乎是確定了，因此它們便各自繼續自己的航程。

另外一隻輪船聖大斐號，在三十號經過出事的海面時，看見一隻裝載很重的小船在海面漂流。等到它駛近小船，它發現船上有四十具因凍餓疲乏而死的屍身，但是其中一具似乎還不曾完全僵硬。

這是一個衣飾整潔的青年，他好像在這裝了半船水的船上停留了許多時候，臉上帶出非常痛苦的表情。他們把他移上大船，在打針擦摩種種治療之後，他居然蘇醒轉來。

他說他是巴黎的寶石商，名叫梭定，原來搭乘上海號輪船到澳洲去賣寶石的。隨後他又說起遇險的經過。

據他的敘述，德爾西船長頗不信任上海號適宜於這次的航行，因此他常常舉行救生船演習，並且特別注意無線電。

旅程開始三星期後，海上發生大風暴。正當風暴劇烈的時候，船上突然發了一聲奇怪的聲響。德爾西船長說它是大浪的聲音，但是梭定本人却以為是爆炸聲。到了半夜，又發生了第二次的爆炸，全船馬上驚亂起來。乘客和船員都坐上救生船逃命。梭定乘坐的那隻小船在海上漂流了五天五夜，他的同伴都因精疲力竭淹死在船上，他自己却被聖大斐號救起，成了這次不幸事件的唯一生還者。

哈當先生看見了報上這段記載之後，他立刻把副經理叫了來，把報放在他的眼前問道：

「你看見了這段記載麼？」

「看見了，經理。」

「你有什麼意見？」

古特烈搖搖頭。

「我不願意說。」

哈當先生頓腳道：

「現在並不是我們說話不說話的問題。這事只好用錯誤或瘋狂才能解釋。難道我們必須承認德爾西會那樣張皇失措，難道他自從離開了哈佛爾頭腦就不聽使用了麼？」

「德爾西是個優良的水手，他不會在情勢嚴重的時候張皇失措的。至於他的頭腦，我以為他的頭腦是絕對健全的。上海號起程以前，我和他前後談過二十次的話，無論在他的問題裏，或是在他的答話裏，從來不曾有過一句半句話使我相信他的神經不健全。自然他有心事，有煩惱，有經濟上的困難，那却是另外一回事。他的費用超過收入……德

爾西欠公司的債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他總共欠了六萬法郎。」

哈當先生吃驚得跳起來：

「六萬法郎？有多久了？怎麼會的？」

「有一年了。他第一次借錢是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他求我不要對你說，他答應在他回轉來就償還；他借的數目不大，我也就依了他。後來他果然如數償還，分文不少。不過，借了一次債總是引起第二次的。他償還了欠款，後來又不夠用，於是重新向我商借，我借了給他。有一次他向你提到他的經濟困難情形：他說他需要三千法郎——也許你還記得吧？這筆款是你叫我撥給他的。他不敢對你全說真話，他需要的不是三千，是六千。總而言之，我瞞着你（自然我不應該瞞着你的）一次一次借錢給他，總數我方才已經告訴過你了。」

哈當先生交叉着兩手，說道：

「那末，你就拿公司的錢來自己裝慷慨麼？六萬法郎！你比誰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

們是沒有權利動用那些鈔票的！如今你打算怎麼辦呢？」

「經理，我只能有一種辦法，我只有還出……」

「用什麼來還出呢？難道你有錢放起，我不知道麼？」

「哎呀，哈當先生，要是我有錢的話，我自己早就會墊出，用不着在你面前出醜認錯了。誠實人做錯事應該自己擔當：我要拿我的薪金來賠償。」

「你要以為我會讓你將來過那種可憐的日子，那你却太傻了。你肯向我當面認錯，還不夠麼？這筆款讓我們記在損益賬上得了。」

「這我可不能答應，哈當先生。有的事情在施捨的人固然是可敬，然而在收受的人却是可恥的。」

「好吧，隨你的便。其實，這筆債德爾西太太也和你一樣有責任……」

「經理，她是寡婦，窮苦的寡婦！」

「窮她那些珠寶呢？她丈夫保的險呢？」

談話。  
說到這裏，他突然打住。『保險』兩字剛從他的嘴脣發出，他便想起幾天前的一段

在上海號沉沒的消息傳來，幾分鐘，德爾西太太當着他們兩人說的話，一直深深印在他的腦筋裏。在他和古特烈剛談過外面的謠言以及梭定倍克可能做出的兇惡計劃之後，她的話實在具有非常可怕的意義。

德爾西從來不曾想到過他的生命有什麼危險，這次他有了什麼原因會突然在事前知道得那樣清楚？難道在他和那兩位珠寶商人之間有一種奇離的計劃，一種祕密的條約存在麼？

不用特別的想像，便可猜透他們的陰謀：梭定和倍克用小小的損失所換來的鉅大的款項，一定分給德爾西一部分。船沉以後，他假裝失蹤，換用假名，到外國去生活。爲了謹慎的緣故，他先保了險給他的妻子和小孩留下一筆小小的資本。

這樣的假設未免過分可怕，然而一切發生的事不正是證明了它的有理麼？德爾西

的憂愁的神色，他對於他的太太不能隱瞞的痛苦，他爲他的太太和小孩將來的打算，他細心傳播關於船隻老舊的謠言，還有像增加救生船等等不必要的謹慎……

雖然如此，這種罪惡實在是太可怕了，因此，他連想也不敢這樣想。

然而如今這唯一生存者梭定氏的敘述正與上面的想法一一吻合！

德爾西究竟是個誠實人，他願意在任何情勢之下償還他的債務。他知道他的太太不能夠保留一部份錢財來償還環球公司，他便拿自己的性命保了險。

照這樣看來，德爾西只是個不幸的人，並不是強盜。想到這裏，哈當先生便覺得如釋重負。然而爲了要讓心裏不存一點懷疑，他說道：

『讓我們把這件事放在一邊，永遠不要去提它吧。不過我還有一句話要問：德爾西動身的時候，你和他的情感怎樣？』

『再好也沒有了。』

『那末，你明明知道你的責任重大，難道你就不曾認真勸勸他？』

「實際上我跟他認真地說過，因為他的債應該在動身前償還，然而他却失了信。」

「那末，保壽險是不是你向他提起的？」

「不是，是他自動向我提起的。我認爲有了這樣的擔保儘夠了，所以我就答應了他。」

哈當先生露出快樂的神氣，可是馬上又把它止住。他還有一樁最後的顧慮，他接着說道：

「既然是這樣，爲什麼保險單不指定你，却指定他的太太作承繼人？這一點多少有點奇怪。」

「這一點也是德爾西照着我的意思做的。他這個人雖然缺乏遠見，也貪玩，可是我却最看重他，我不願意別人對於他有絲毫的疑心。可是，倘使他要指定我做賠償費的承繼人，那末，別人決不會不起疑心的。關於這點，我又得承認是我的不小心。」

「用不着怪你自己，古特烈，這正是你爲人的周到處，我不會責備你的。我倒要感激

你，你把我心裏的一塊石頭搬開了，我真高興得很。」

他大踏步走到寫字台前，靠着桌子站住，拿起報紙把梭定那段談話仔細重看一遍，隨後把報紙摺起放進袋裏。他看了看他的備忘錄，重新在室內來回地走了幾步，突然站住說：

「我不歡喜梭定這篇談話，我應當去見他，和他談談。哼，真的，我不歡喜這篇談話。」

他想了一想又說道：

「這些使我疑心德爾西的事該不會只是一種錯誤的印象，一種不公平的思想吧？我真願意知道底細……今晚上我就到巴黎去。」

古特別微微一欠身。這時他又恢復了他做助手的態度，變成哈當經理的謹慎的參謀。哈當遇事歡喜速斷速決，因此他的決定有時不免稍欠周密。

「經理，你愛怎麼辦都好，不過，你能不能把這次的旅行取消呢？在目前你似乎還是不離開的好。這裏需要你。」

哈當先生搖搖頭。

『我要留在這裏，必須有完全平靜的精神才好；我要是不到巴黎去見梭定，我的精神是不會平靜的。只要我的腦筋裏還有絲毫的懷疑，我在這裏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不過，經理，你此刻到巴黎去能知道些什麼呢？至少你得等到梭定回來後才是；只有他才能够供給你願意知道的消息。可是他回來至少還得有三星期。』

『朋友，你說得不錯。可是這三星期的日子多難過呀！』

『你要做的事還多得，事情一多，日子自然會過得快了。』古特烈嘆息道。

### 第三章

哈當先生動身到巴黎去並不是在三星期後，乃是在五星期後，因為他的女兒生病，他便留在哈弗爾。他異常寵愛他的女兒；在這女孩出生後的第二天他的妻子便死了，因此他極其愛憐地把她撫養起來。這時她不過才九歲，可是他卻把她當做小皇后一般看待，拿出他當初猜測未婚妻的心意那種手段，來猜出來滿足她的各種慾望。

在醫生允許女孩坐起的時候，他便決定動身到巴黎去，不等到她痊癒了。這事在他似乎有點異常。二月六號那天，古特烈送他上車站。他把車上座位找定之後，走下車來，大踏步在月台上徘徊。

此時他微微有點失悔採取了這步驟。這並不是他對於他的僱員和珠寶商人的意見有了改變，可是在這幾點鐘裏他把事情仔細思索以後，覺得他究竟是環球輪船公司

的經理，有許許多多比較解除對於一個失蹤者的懷疑重要得多的事情要他辦理。

照他們向例，當哈當離開的時候，公司裏一切經常的事務都是由謹慎並且一絲不苟的古特烈管理。因此在實際上，事務是由他們兩人分擔：哈當管的只是重大的計劃和建築師們的通往，以及重要的契約；會計方面的事務則完全交給他的副經理。

這種古特烈認為十分榮幸的信任，常常加在他的身上。可是他在先前曾對經理說過，這種幾乎是毫無限制的權力並不使他歡喜，只使他害怕。這次他又在火車旁對經理訴苦。

哈當睜大兩眼：

「你要用助手，在僱員裏挑選得了；像你這樣絕頂聰明的人會做錯事麼？還用向我提起證人幹什麼？我認為你的信用就是最好的擔保。」

「我有一個缺點，哈當先生，我有一個缺點。我在德爾西事件裏犯的錯誤，我不能像你那樣容易把它忘了。倘使當初不隨意會計科支款，不等到三個月才向你報賬——

那時你不是還不肯看麼——同時我手下却有個助手在旁提醒我，監督我的舉動，你想我如今還會焦急着設法償還公司裏的那一筆款麼？」

「我已經對你說過，記在損益賬上得了。」哈當先生打斷他的話頭

「話說來倒容易，經理。我們的賬目亂得一塌糊塗，收支不能相抵；近來庫裏的存款也不多，還有我預料到的種種新難關超過了我們的……」

「你把我們的公司說得就像一間雜貨店。」

「經理，大小沒有關係，錢纔是錢呀。」

哈當先生聳一聳肩：

「古特烈，你簡直讓我發笑。再發達不過的企業也是有時走運有時倒霉的。要不過上這場禍害，我們就該走運了……誰能預先知道船會出事呢？」

「這倒是實在的，誰也不能預先知道。」

「有了這件倒霉的事也不要緊，我敢擔保，我們一樣能恢復過來的。等到我們把一

千七百萬的保險費拿到……」

「那是保險公司付款的話……」

「爲什麼你願意它不付？」

「這問題並不是它付不付，乃是它究竟早付或晚付。倘使它馬上付款的話，這筆錢可以讓我們用一個月，真的，這一個月正是我們短錢的時候。當然，事情總可以有辦法的，不過總是早有辦法的好。」

「得了，不必說了；你要做的事總不會做錯的。」

「唉！是的，經理，我很明白。不過，我的責任已經夠多了，這付擔子壓得我幾乎透不過氣來。我們的收支勉強可以相抵，只要稍爲有一點小錯，一點猶豫，一點不小心，就會弄到無法補救的地步了。」

這時有人叫：「到巴黎去的客人們上車！」

到了要分手的時候，哈當先生倒猶豫起來：

「你從來不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如今有什麼事嚇壞你，讓你向我提出這些？」

「並沒有什麼事，經理，並沒有什麼事。我不過想使我的責任平安無事而已。假使我知道我的舉措是完全合乎你的意思，假使我知道我們所有的困難你都考慮過，那末我就會有了膽量，有了必需的機智來爲你忠誠服務。」

「我把全權交給你。」

「我倒甯願你說一聲『我不去了。』」

哈當先生一步跳上踏板：

「我既然決定了要去，我還是去吧。」

古特烈微微一俯身，用着尖刻的語調說道：

「經理，你是頭目，你該做的事你當然知道得比我清楚。」

最後，脚伏沿着列車走來，把車門一一關上，哈當先生靠着車門問道：

「還有別的事麼？」

『沒有——啊，有的。要是保險公司派人來，怎麼辦呢？這件事只有你才有權力辦理。我應該對他說你在什麼時候回來呢？』

『兩天，也許三天，我到了巴黎會用電話通知你。再見，古特烈。最要緊的不要忘記把特萊絲的消息每天用電話告訴我。』

『我一定不會忘記，哈當先生。』

『還有，你也去看看可憐的德爾西太太。我不願意她以為我們把她忘了。』

『我一定去的。』

『你對她說……』

這句話說了一半就被汽笛聲和車頭轉動聲遮蓋住了。古特烈揮手告別。當時他還看得見哈當先生的頭，可是一轉眼它就消失了。他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嘴角帶着譏刺的神氣，聳一聳肩，喃喃地說道：

『這也算是人麼？可憐蟲！』

離開車站以後，古特烈用着迅速的步子向環球輪船公司走去。他低着頭，兩手插在袋裏，一面走，一面深深地在沉思，直走到公司門前才知道是到了。

此時天開始黑暗起來。照向例，這正是他簽發郵件的時候。在這二十年裏，他請假的日子不過二十天左右。公司是他的實際上的住所，也幾乎可以算是他的家。他親眼看見它產生，長大，一切的成功他都有份，就像它們是他自己的一樣。每遇到有空閒的時候，他總歡喜在各處辦公室徘徊，巡查，各處的生活都受着他的命令所支配，僱員們全叫他『老闆』，對於真正的主人他們却叫『先生』。

哈當先生常常不到公司；爲了他私人的事務或是爲娛樂，他時時出外旅行。因此之故，大權在實際上是由古特烈掌握着。雖然他在事實上佔據了和經理同等的地位，然而每當經理在公司裏的時候，他總感到他只是『僱員』，爲了這事心中暗暗不滿。

服從！這是他一生引爲最痛心疾首的事！但是他知道用冷靜的外表來掩飾他的情感，一聽見召喚便馬上笑容滿面，卑躬曲節地走上前去。

在今天，他向窗戶望了一眼，遲疑了一刻，然後穿過拱門，走進他自己的辦公室。他等不及摘下帽子，便拿起電話機說道：

『接祕書室……哈囉，是你麼，格洛色？有什麼事麼？是的，例行的公事；此外呢？什麼也沒有麼？』把郵件簽發吧；特別重要的留到明天看了再……』

這是和他的平日的習慣大不相同的，因此他覺得應該解釋一句：『我有緊急的事；哈瓦那號在一小時內就要開船了。』

他說完這句話便掛上耳機，走下樓來。在那暮靄朦朧中的港口這時倒是燈火輝煌。所有的船隻都已點上了燈。有的船隻上只顯出紅點綠點，可是那些預備開行的船隻却把它們所有的燈全都點上，船側舷孔透出的燈光映在水面，恰像一條閃動的光繩。他看見巴黎號，沙華號，羅倫號等等巨大的郵船，和其他比較細小的船隻。剛要開行的哈瓦那號却是和上海號非常相似的。連結碼頭和船身的長梯還未拆去，大副向他叫道：

『老闆，你要上來麼？』

他回答說：

「不，時候來不及了，你沒有要緊的事對我說麼？」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那末，再見；一路平安！」

說過這話以後，他轉身離開港口，跳上一輛汽車，吩咐車夫道：

「順着聖阿德司走，到了我會叫你停住。」

德爾西太太住在哈弗爾這一段面對着海，沐着陽光的新興地區，被花木包圍着的  
一所小洋房裏。

此時正當風季，因此這所房子頗帶出淒涼的景象。雖然它有瓦蓋的屋頂，木質的洋台，綠色的櫟木，掃除清潔的小徑，雖然在古特別推門時門鈴發出愉快的響聲，可是難道它不是爲絕望所籠罩的房子麼？一個瘦小的女傭人走來開門。他問道：

「德爾西太太在家麼？」

「太太出去了，先生要是願意等的話，她不久就會回來的。」

「好的，我等她。」

女僕打算把他帶進客廳；他看見德爾西的書房裏有燈光，便指着它說道：

「我在這裏就好。」

「愛德華少爺在裏面……」

「那更好了，我很高興看見這個小孩。」

聽見他推門進去的聲音，小孩抬起頭，連忙起身來迎接他。他摸摸小孩的面頰。

「不必客氣，小寶寶。你在做什麼？做功課麼？」

古特烈靠着桌子坐下。他向桌上一望，看見上面放滿了練習簿。

「你真用功。平常你總得好分數吧？」

「是的，先生。」

「你有幾歲了？」

「十一歲。」

「你將來長大了想做什麼事？」

「我想當水手，媽媽可不願意。」

「你難過麼？」

小孩躊躇了一下，然後堅決地答道：

「是的。」

正在這時，德爾西太太走了進來。他把練習簿闔上，起身來迎接她。古特烈馬上看出了德爾西太太變得和以前大不相同。

她的容貌仍然是美麗，舉止也依然是和諧，可是她本人却像是另外換了一個人似的。她的皮色好像黃臘，身軀脆弱，動作遲緩。她說話時，聲音非常低微，好像是從遠處傳來的一樣。

雖然如此，在她的話語裏却並不露出絲毫無助，絲毫自憐的傾向。實際上她說話不

多，只限於回答，並且用字特別當心，每一句話都似乎足夠把談話打斷。古特烈也小心說話。最後他把問題明確地提了出來：

「德爾西太太，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說出來也許有點難堪，不過，我求你把公司對你的焦慮只當成是公司對你的關心。德爾西並不富有……」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德爾西太太絲毫不動聲色；他只得接着說下去。這種不聲不響地注意傾聽比較反駁還使他忸忸不安。

「我仗着我和他多年的友情來和你提起陌生人所不能出口的事。他常常跟我談起他的……經濟困難，談起他想改善他的境況的願望。明白地說吧，他怕保險公司付你賠款之前你缺少錢用……哈當先生叫我對你說：倘使真是這樣的話，我們一定幫你的忙——我是說他一定幫忙。」

德爾西太太說道：

「替我謝謝哈當先生的盛情；不過我並不需要什麼。」

『當然，當然；可是日子過得很快……並且將來哈當先生對你的好意也許會改變，還不用說到……』

『讓我再說一遍吧，我並不要求什麼。即使將來我真被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我也只能向公司要求幫助，並不向經理要求；而且也只有公司的幫忙我才能接受。』

『這種分別我很明白，我也很欽佩你這一絲不苟的精神。至於我兩次提起經理而不提起公司，這倒並不是偶然，也不是輕率。請你聽我說，並且請你明白我話裏的意思。我是說倘使哈當先生撇開經理的地位而用他私人的資格，他能做公司所不能做的事。』

說完這話他馬上住嘴。

德爾西太太的兩腮微微一紅；她用手摸摸小孩的頭，對他說道：

『愛德華，你到寢室裏去玩吧。』

小孩走了以後，她轉身對着古特烈說道：

『現在請往下說吧。』

「簡單地說起來就是這樣的：德爾西爲人輕率，無遠見，精於花錢，却不精於計算。他的收入並不常常够用。結果弄到有好多次預支薪水。」

「我知道的，」德爾西太太低聲說道：「我丈夫的輕率，無遠見，我應當負一大部份責任……」

「不用跟你自己生氣。你丈夫在動身前保了十三萬法郎的險——你看，你丈夫把這事都告訴了我……你把他欠公司的錢歸還以後，還有七萬法郎。這自然算不了一筆大款，可是你們母子兩人也就儘夠用了，況且公司也不會立刻就逼你……」

少婦喘了一口氣。他和藹地接着說道：

「還有七八天我們才把報告送給董事會審查；在這幾天中間，你也許已經把款收到……」

「不，」德爾西太太無精打采地回答道。

「至少你會收到了一部份。這種辦法非常普通，並且……」

「普通也許是這樣，不過我這件事却不是這樣。在付我錢之先，公司要求保證……」

「什麼保證？德爾西的死是毫無可疑的了。還有呢？」

「還有，先生，還有，」德爾西太太禁不住哭了起來。「不要再問我我不知道的事。我對你說的話都是別人對我說的。」

「給你指定了一個日期沒有？」

「沒有。」

「這真是莫名其妙了！」古特烈叫道。

他拿起帽子，準備走開；德爾西太太止住他。

「古特烈先生，在你把交涉辦妥之前，恐怕我所有的東西都早已賣光了。無論我的收入怎樣小，我總得把你們應得的款扣除……我不久就能分期付款還你們。在幾分鐘之前我對你說我不需要什麼，我沒有對你說真話。剛才我就是到一個珠寶商那裏去賣戒

指。」

「你賣了沒有？」

她淒然一笑。

「我打算賣去……」

「結果呢？」

「結果是我早料到的。我有三粒寶石：一粒藍寶石，一粒綠寶石，一粒紅寶石。藍寶石是假的，不應該說是改造過的，只值幾百法郎；綠寶石有一處破傷，只能值原價四分之一。旁人總是不歡喜我，說我好虛榮，好奢華；就是公司……」

古特烈做出抗議的手勢，她不理睬。

「實在的，我知道，我知道……也許我應當聰明一點，不該把只能欺騙別人的寶石戴上還像小孩一樣地高興。最後我只剩了我丈夫在動身前不多日子給我的一只紅寶石戒指，我希望能把它多賣一些錢。」

古特烈似乎想起了什麼，又喃喃地問道：

「一粒紅寶石麼？」

「就是在我聽到壞消息那天我戴在手指上的，你記得麼？」

「記不大清楚了。」

「當時你和哈當先生的眼光始終就不會離開它……」

「哦，我記起來了；也是和藍寶石一樣改造過的麼？」

「說不準；不過，珠寶商人對我說過，即使是改造過的也能夠值一些錢。爲了要把它  
的價值弄清楚，他求我把它放在他那裏；他在等待一位從巴黎來的專家。我明天就有回  
音。」

古特烈搖搖頭。

「你做錯了，你不該把寶石交給一個生意人；他們這種人很少靠得住的。並且，信託  
這種陌生人有什麼好處呢？這方法要不得。你要是早對我提起，我一定不讓你交給他了。」

那個珠寶商人叫什麼名字？」

「叫舍里耶。」

「你有電話簿麼？謝謝。」

他取下電話筒。

「我要八百十二號。是舍里耶商行麼？德爾西太太叫我打來的。她剛才放了三只戒指在你們行裏。她不賣了。什麼？你不是老闆？他剛剛走出好吧，等他回來，請你把話告訴他。怎麼？他到她這裏來了麼？……」

他掛上耳機。

「你一點也不用費事，稍爲等等，他就會來了。」

## 第四章

外面風已停止；這間舒適而富於風趣的屋子完全被寂靜所籠罩。

『你打算留在哈弗爾呢，還是搬到別處去住？』

『這問題我還不曾考慮過，不過，無論我有沒有隱居鄉下的意思，我相信我還是應該繼續住在城市裏。我的小孩漸漸長大起來，他的學業是一件要緊的事，我沒有權利把我個人的愛好看得比他的前途更重要。』

『你說得不錯，』古特烈喃喃道。

可是他顯然心裏有事，始終是張着兩耳傾聽外面的聲音。後來門鈴終於響了，不多會女僕拿進一張名片。

『請他進來，』德爾西太太說。

珠寶商人走進。德爾西太太給他們介紹：

「這位是環球輪船公司的副經理，古特烈先生。」

兩人見了禮以後，珠寶商人用一種忸忸不安的口吻開始說道：

「太太，我要對你說的是關於我們兩人私下的事……」

德爾西太太對他解釋道：

「你儘管當着這位先生的面說，沒有關係。他是我丈夫的上司，也是他的好朋友。」

「請你相信我的話，德爾西太太。」古特烈接口道：「我也是你的忠實的朋友。」

「太太，」舍里耶說道：「你交了三粒寶石給我。其中的兩粒我已經對你估過價，第

三粒的價值我不曾告訴你。可是如今我已經決定，可以給你一個確定的回答了。這粒寶

石價值六萬法郎左右。」

「真的麼？」德爾西太太叫了起來。

「什麼話！」古特烈笑道。

珠寶商人近於抱歉地說道：

「先生，我說的是我肯出的價錢，我當真肯出這個價錢，並不是開玩笑，寶石的價錢是無法固定的，也許有的收藏家肯出更大的價錢，可是那是各人愛好的問題。無論如何，我只肯出六萬法郎。」

德爾西太太結結巴巴地說道：

「六萬法郎？六萬法郎？」

古特烈聳聳肩：

「這簡直在開玩笑！」

珠寶商人失了忍耐。

「先生，我是個老實人，我沒有欺騙願意和我做生意的人的習慣。寶石不是金子；只有金子才有一定的價值。」

「德爾西太太不知道她這件首飾會值這許多錢，」古特烈解釋道。「自然，她相信

她這塊寶石不會十分賤，可是……」

德爾西太太準備要說話；他用手勢止住她，他自己繼續說下去：

「這只戒指是德爾西太太的一位親戚死後留給她的，就是爲了紀念這位親戚的緣故，她一時還不能決定是否把它賣去，所以她要你把這戒指還她。德爾西太太，這是你的意見，對不對？」

德爾西太太說不出話來，只好點頭承認。

「太太，倘使你將來改變注意，打算把它出賣的話，我還願意照剛才出的價錢買下，」珠寶商人說道。

德爾西太太第二次用點頭答應「是。」

古特烈把商人送出去。當他回轉來時，他發現德爾西太太癡癡地立在放着戒指的桌前。就在這短短的幾分鐘中間她有了那樣顯著的改變，他不由得停在門邊，不敢打斷她的沉思。她那緊緊皺着的雙眉在她灰白的臉上畫出難以形容的恐怖的表情。她似乎

被一種超乎語言的悲傷壓碎了。

但是在她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却絲毫無改變：

「古特烈先生，我的丈夫……欠你的眼上六萬法郎……有多久了？」

他躲閃地回答說：

「我不知道，我忘記……」

「不，你是知道的，你應該告訴我。」

「好吧，我告訴你，」他帶着無可奈何的神氣承認道，「有兩年了……也許還長久

些。」

她簡單地說了一聲「啊！」馬上把手放在額上，思索起來。古特烈開始說道：

「可憐的德爾西太太，讓我們看看……這應該……」

她用手勢止住他。

「不用說了，不用說了，我把前後的事連在一起，已經夠壞的了。你說是兩年，也許還

「長久一些麼？那末，他買這塊寶石是用公司預支的錢了，是不是？」

「當然是的……大約是的……」古特烈喃喃說道。

「在給我的時候，他告訴我它的價錢並不比另外的那兩粒多。」

「也許他真心……相信？」

她擺擺手表示否認。她先前腦筋裏有一種疑心，可是到了如今那潛伏着的恐怖逐漸具體化，它就變成明確的觀念了。她慢慢地說道：

「他是不是會有什麼我不知道的收入？」

「你怎麼會想到……？」

「那末他從什麼地方得來這樣大一筆款子？」

古特烈無法回答，只得聳聳肩。

「最可能也是最簡單的假設就是：他也許是用記賬的方法買來的。」

「這麼大的數目會讓窮苦的職員記賬麼？這個假設比其他的更講不通。」

他歉然地說道：

「這有什麼辦法呢？我亂想……我瞎猜……只要能使你焦急我就放心了。」

「不，古特烈先生，不用對我說這樣話！我們兩人的想法都是一樣的，要不然的話，你爲什麼在珠寶商人面前造出一番話來，說是這戒指是親戚遺留給我的呢？」

他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這位青年婦人激動地說下去：

「讓我再請求你一次，你對我明說吧！」

「我不能夠。」

「我一定要你說！」

他毫無辦法，只得回答道：

「我不能夠，我不能夠。我能告訴你的只有這句話：我覺得目前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事件相當嚴重，非常嚴重……」

德爾西太太狂叫一聲：

「乾脆明說吧！他偷來的！他會是小偷麼？多可怕呀！你有理，爲了我那可憐的孩子我得聽你的話。這塊討厭的寶石應該消滅……」

她馬上拿起短大衣，披在肩上。古特烈用手勢阻止她。

「你沒有權利毀壞它。倘使它當真不屬於你的話，你能夠不把它歸還原主麼？」

他說話時態度非常嚴正，聲調非常緊急，因此這位青年婦人就把大衣脫下，癡癡地站住。停了一停，她居然勉強帶笑說道：

「我聽你的話，古特烈先生，可是用不着稱讚我。我應當這樣做，倒不是爲了你說的那種緣故，乃是爲了要證明我相信我丈夫的清白。我的丈夫會是賊麼，要我相信，除非能使我無論什麼事什麼人都不相信才行；甚至對我自己也要懷疑……這塊寶石就放這裏，聽憑大家處置。用不着遮遮掩掩，我要讓人人都知道有這末一塊寶石。」

「當心，不要不顧輿論，不要惹起不幸！」

「輿論？你以爲它會放鬆我麼？提到不幸，我還怕什麼不幸？我失掉了最忠實，是勇敢，

最可愛的丈夫，還有比這更大的不幸麼？」

『榮譽比生命寶貴得多，我的可憐的孩子，假設……』

『自從我不得不假設我的丈夫並不是絲毫無可指摘的時候起，我再也不假設什麼了。等到將來我的小孩長大，他會替他的父母報仇的。』

她把戒指從盒子裏拿起戴在無名指上，說：

『我把這塊寶石戴在手上；只要沒有人來把它搶去，我決不把它取下。我想不會就有人來的。』

『我也希望如此，』古特烈說道。『可是如今七點鐘已經敲過，我得走了；我已經耽誤你太久了。』

她看見他穿過花園，在鐵柵門前暫停一下，她思索道：

『從什麼時候起他說的是謊話？』

## 第五章

「倍克先生麼？」

「我就是。」

「我是哈當環球輪船公司的經理。」

「啊！好極了！請坐。」

「我不是來買寶石的，我是來探聽那隻失事輪船的消息。除了報上已經發表過的記載，你一定已經接到梭定先生報告。倘使你肯把當時的詳細情形轉告訴我，我就感激不盡了。」

「我有一個更好的辦法。梭定先生回到巴黎已經兩天了；他知道的事讓他親自告訴你吧。這位就是他。」

在平常的時候，梭定先生是一位面色紅潤的矮胖子。這次船隻失事以及他在小船上的生活傷害了他的健康，他所遭遇的痛苦依然反映在他那憂愁的面貌上。他的夥伴倍克先生却是身軀頹長，瘦而有力；他們兩人在一起，恰是一種顯著的對比。

「遭遇着這次可怕的事件居然能保全性命，真是一樁值得慶幸的事，」哈當先生和他行禮時說道。

「性命是保全了，」梭定先生微帶驚訝地答道，「可是你看我如今像什麼樣子了！」

「這算不了什麼，沒有什麼大關係，」哈當先生帶笑說道，「我不會打攪你很久，我只想從你這裏得到一些關於船隻遇難的正確消息。」

梭定先生的臉色立刻改變。他一聽見別人提船隻遇難便不由自主地神經緊張起來。他把原委對哈當先生說明。

那時店中剛剛走進一位顧客，倍克在把寶石指點給他看。哈當先生提議道：

「也許我們還是到別處去談談比較方便些吧？我不敢請你到我的旅館裏去，可是我願意早點回去，所以……」

「好吧，讓我們到隔壁去。」

他們走進一間小屋，一幅紅絨門簾把它和店舖隔開。

「我願意問你幾個問題，」哈當先生開始說，他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你相信德爾西船長在事前就知道他的船要沉沒麼？」

「是的，」梭定毫不遲疑地答道。

哈當先生跳了起來。

「你說這話是打算控告船長麼？你疑心他犯的罪是一件極大的罪！全世界任何一個海員犯了這罪都是死刑！」

梭定睜大了兩眼說道：

「我不懂……至於說到船不適宜於航行，或是不能抵抗我們所遇着的風暴就是

在控告，我更不懂了。德爾西船長給我的印象只是一個受了過重責任的壓迫而焦急的人，可是他並不是個強盜。」

哈當先生的臉色由紅轉成灰白。

「先生，照這樣說來，你也是相信上海號是一隻壞船了？」

「我並不相信什麼，我不過把我看見的事說出來吧了。」

「在航海之前，」哈當先生正色回答說道，「上海號在船塢裏停放了五個星期，我們的工程師和保險公司的工程師都把它從上到下檢查了一遍；因此我們的責任是完全盡了的。這是你知道的。」

「我知道，」梭定喃喃地說道。「實際上我說的話並不包含着控告誰的意思。我聽了你的話以後才明白有這個誤解。自從起程之後，我的心神不大安寧，這也是實在的。因此，稍稍有點事就好像大得了不得……我的神經衰弱，非常衰弱。」

他正說到這裏，倍克掀起門簾走進。

「對不起，哈當先生，我和我的夥伴說一句話。梭定，有人拿寶石來賣；他拿來許多，我要聽聽你的意見。」

哈當先生起身，說道：

「我這就走，好讓你們……」

「不，請等一等。」梭定說道，「我去就來；我還有一些小事要和你說。」

他走進店裏，背對櫥窗坐着的賣客看見他走來便站起來。倍克走到桌後對他介紹道：

「這是我的夥伴。」

陌生人的兩眼本來在他的大眼鏡後眯閃，這時看見梭定便睜大起來，一面又向馬路上張望。倍克注意到他的舉動，可是依然不動聲色，繼續向梭定說話，同時却暗暗留心賣客，一刻也不把眼光從他的身上移開。

「這位先生有寶石要出賣，也許是要估價。」

『不，不是估價，我知道這些寶石的價錢。』

他說完話便滿意地一笑。梭定坐下，一手拿起放大鏡把那些寶石一一仔細看過。它們一共是四顆上等寶石：一顆金剛鑽，一顆綠寶石，一顆紅寶石。

『你看怎樣？』倍克問道。

『哼！』梭定低聲應道。

『難道不好麼？』賣客誤解梭定的應聲，便帶着譏刺的口吻問道。

『哼！』梭定第二次低聲應道，也不抬頭。

倍克替他回答道：

『是好的，我這位夥伴是個不愛說話的人。』

『說句老實話，他要不稱讚這些寶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都是通常見不着的。』

『至少是很少見到的，』梭定不再緘默，接口說道。

隨後三人都不開口，眼睜睜望着寶石。

倍克打破沉默。

『你要賣多少錢？』

『十二萬。』

『什麼話！』

『你可以加倍賣出去。』

梭定哼了一聲，不住在椅上擺動。

『好吧，』倍克總結一句，『事情就這樣決定，只要你告訴我們你從誰的手裏得到』

這些寶石……』

賣客的眼珠轉動得更加迅速，他回答說：

『這有什麼用處？』

『一定得說。』

他搔搔頭說道：

「我明白你們的意思，不過我只是個中間人；叫我賣這些寶石的人也許不願意別人知道她的名字，我去問問她看，倘使她願意的話……」

他向寶石堆伸出手來；梭定用手把它蓋上；倍克提議道：

「難道你不能夠打電話去問她麼？」

「不成。」客人說話時聲音大變。

「那末，這要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便是非常神祕的人吧？」

「她既不重要，也不神祕。把我的寶石還給我。」

「你的寶石麼？你的寶石麼？」倍克笑道。他一面說話，一面離開桌後向門走去，打算阻擋這位陌生人的去路。但是他還不會走到，生客早已一步跳在他的面前，當頭一掌把他打倒在地。他們不曾提防生客這種突然的舉動，因此一時都呆住了，不知怎樣辦。生客趁着這機會，拾起落在地毯上的兩粒寶石，奔到門口把門打開，用一種意想不到的敏捷

向外跑去。

梭定伸出兩臂保護着自己，一面高聲叫道：

「捉賊呀！捉賊呀！」

那時倍克已從地上立起，馬上奔出追趕。

哈當聽見鬧聲便從小屋走出。梭定一面叫，一面直扯頭髮。

「出了什麼事？」哈當問道。

「被偷了！被偷了！」梭定結結巴巴地說道。

哈當望一望開着的門和關好的櫥窗。

「被偷了麼？什麼地方什麼東西？」

「他拿來賣給我們的寶石。」

「你瘋了麼？他拿來賣的東西，他偷去幹什麼？」

梭定聽見這話，睜大了兩眼，握住哈當的衣領直搖，同時對着他的臉大聲叫道：

『這些就是我親手放在上海號保險箱裏的寶石！』

生客跨出店門以後便一直向前跑。那時是午後六點鐘左右，正是馬路上熱鬧的時候：便道上黑壓壓地擠滿了行人，馬路旁停了兩行車輛，馬路中間的汽車一輛一輛地緊跟着，幾乎是車輪靠着車輪。生客撞開女人，半奔半跳，竄到汽車中間。等到追趕的人出來，他已經逃得相當地遠了。在他的身後，街市的鬧聲裏夾雜着叫喊聲。

『捉賊！捉賊！』

警笛一鳴，潮水般的車輛立刻停住，馬路上便可自由行走，他以為這正是逃跑的好機會，便順着原來的方面繼續跑去；可是這個決定却錯了。倍克一手捉住他的大衣領子，把他提起轉過身來，另一手握拳頭舉在空中，同時命令他道：

『你只要叫一叫，動一動，我就打你個半死。明白麼？』

倍克說完話，便緊握住他的手往回走。他們走到店舖門前時，那裏已經聚集了一大羣人。倍克魯莽地推開他們，走進店裏，吩咐小廝把大門關上。在那間寂靜而窄狹的屋子

裏梭定和哈當驚愕地望着他，他却坐在櫃台上，兩手插在袋裏，兩眼注視着全身戰抖靠着牆壁的賊人，譏刺地說道：

「哦，朋友，你真不客氣，就想這樣離開我們麼？」

賊人向右邊張望。倍克一面笑，一面接着說道：

「沒有用；門早關好了。用不着等什麼，用不着想望什麼：如今到了這裏就該說話，不然……」

「我要去告訴我的公使，」這人叫道，「你們將來會知道，這樣待我有什麼好處。」

「無論怎樣，總比出錢買我們自己的寶石好得多。」

這人跳起來，他這次的驚奇並不是假裝的。

「這些寶石是你們的？我是出錢買的。」

「不會出很多的錢吧，」倍克揶揄地說道。

「錢出得多出得少，那是我的事。寶石是我的。」

「就算是我們的吧，讓我們來談談。可是先把你袋裏的東西都倒出來。這只袋你保護得那樣周密，裏面裝了些什麼東西？」

這人聽見倍克的話，立刻臉色發青，態度也完全改變；他從衣袋裏拿出一隻小皮袋，緊緊地握在手中。

倍克馬上把它搶到手裏，解開皮帶，把袋裏裝的寶石傾倒在桌上。梭定和他同時發出一聲歡呼。在他們的面前約有五十粒光采奪目的上等寶石。這人低下頭，握着雙拳，咬緊牙關。

「這些是你從誰的手裏弄到的，現在應該告訴我們了！」倍克說。

「那還說它做什麼？」這人用着無賴的口吻說道，「你已經把它們拿到手，這就完了！」

「完了？」倍克咕嚕道，「那倒可以的。不過，你要告訴我們誰把它們賣給你的。哼，你不開口沒有用處：倘使你不肯回答我們的話，到了法官面前，你就不能像這樣的隨便

了。」

這人從倍克的話裏發現了一個脫身的機會，便說道：

「假使你們答應把我放了，我就說。不然的話，即使在法官面前，我也一樣不開口。」

「我們答應你。」

「那末，我就說吧。我的職業是琢磨寶石，同時也買賣寶石。賣這些寶石給我的是個身材瘦長的人，唔，倍克先生，他和你相差不多，不錯，真正是的，肩架一樣，高矮一樣，相貌也幾乎一樣。他的鬚鬚是亞麻色，不過鬚鬚或許是假的。」

梭定吃驚得目瞪口呆。他突然記起他的夥伴在他動身時也離開了三天，他不覺起了極大的疑心。

倍克猜出了他的夥伴的思想，便大聲叫道：

「啊！這個收賊贓的傢伙敢莫是想冤枉我！」

「我並不想冤枉誰，你們一定要我說出原委，我只好照實說出。說說相貌的大概沒

有多大用處：有時候比較比較倒有很大的幫忙，讓我再說一遍吧：那人身材高大，有精神。我不知道他的頭髮的顏色，因為他不曾摘下帽子，可是他的鬚鬚是亞麻色，皮膚是棕色。」

「這不會的！這不會的！」哈當先生喃喃自語道。他兩手遮住前額，好像受了極大的刺激；然而他極力抑止住他的情感，問道：

「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住在阿姆斯特丹。」

「那人是在什麼時候去找你的？」

生客毫不遲疑地答道：

「十月二號。」

「十月二號！」哈當先生複說道。

「我是在十月一號把寶石交給上海號的會計和船長手中的，」梭定接口道。

哈當的臉色馬上變成灰白，他的兩腿也直發抖，他不得不把身體向前靠。倏定也戰抖起來，因為同樣的人像出現在他們的眼前：那是德爾西的像，高大，活潑。亞麻色的鬚髮！並且還有更可疑的巧合，哈當先生想起在十月二號早晨，船長不等他船上的事完全了結，向他請假三天，說是有要緊事到巴黎去。直等到開船前幾個鐘頭他才回到哈弗爾來，那時他又疲倦，又慌張，又容易激動，因此古特烈對哈當說道：

「德爾西一定有什麼不順心的事。」

這時陌生人結束道：

「總結起來，他給我的印象是：雖然他的衣服故意穿得破舊，他却是個上流社會中人；他說話的口吻雖然傲慢，可是他好像對於這種事務並不習慣。」

他的每一個字都使哈當先生驚惶不安。寶石匠人不知道他驚恐的原因，可是他猜出來哈當先生的心裏一定有事。因為他們三人都不說話，他知道他自己並無危險；想到他們的不安是他引起的，便覺得高興。他越想越高興，便不覺笑出聲來。

『當心點，你還不會離開這間屋子，』倍克說。

『哦，好極了，你們答應的話就是這樣算數的，』陌生人輕蔑地說道。

『我們說過的話當然算數的。我們要讓滑頭看看，誠實人是什麼樣子。』

哈當先生插嘴道：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約琴·哈耳司，住在阿姆斯特丹。』隨後他又笑咪咪地加上一句，『我自然

很相信你們的話，不過我却歡喜有一張紙……你們怎樣說是字據吧？』

『一張字據？用不着，只消一脚就夠了！』倍克嘆咕道，一面打開門。他正在推外面的

鐵柵，却聽得梭定大叫一聲：

『且慢！且慢！這次我們被偷了，真被偷了！還差一粒！就是那粒紅寶石！』

『混蛋！』倍克大叫一聲，一把抓住哈耳司，『那是最好的一粒！』

這種粗暴的舉動使得哈耳司不知所措，他呆呆地站住。梭定不住地傷心叫號道：

「我那紅寶石！我不願意失掉的紅寶石，它多好，多亮呀！你把它賣給誰了？你這混蛋！賣給誰了？」

哈耳司聽見這一番話，不覺心定下來，說道：

「紅寶石麼？不是在你的手裏？」

「不，不，不是這粒，你明明知道的，你這賤狗！快說，要不我就打你個半死！」

「你要打死我就打吧！我根本沒有的東西，怎麼能夠還給我？我買的寶石全部在那裏。」

「你說謊！」倍克叫道。「走，到警察局去！」

哈耳司滿口泡沫狂喊道：

「說謊的是你們！如今我把話說完以後，你們的話却不算數了，奸賊！你們不害羞麼？」

他用力想掙脫，可是倍克緊緊地把他捉住，一面吩咐道：

「核定，打個電話給警察局。幸好我們看出了他的詭計！」

只有哈當先生神情沮喪，一聲不響。哈耳司用食指指着他，破口大罵道：

「你，你這個暗探，你這個最沒有胆量的人，將來我會找着你的小偷！」

倍克大聲叫道：

「這這簡直太不像樣了！」

哈當舉起一把椅子，可是並不會打他便把它放下。兩個警察走進；倍克對他們說道：

「就是這個傢伙；可是你們得留心，他是個狡猾的東西，你們不要看他這付神氣，他的手脚倒伶俐得很咧！」

「這是瞎說！這是瞎說！」老人呻吟道。

不消一分鐘，警察便把他帶到一輛馬車旁，命令他道：

「上走！」

哈耳司用荷蘭話大罵一陣；倍克嘲笑道：

「可惜我們聽不懂，不然倒很有益處的。」

但是警察已經把哈耳司押走了。

梭定轉過身來對哈當先生說道：

「實在對不起得很先生，不過請放心，我不會忘記我答應你的話。今天晚上我要把那段記載照着我們談起的重新寫過，這樣就可以把你的僱員的責任卸去了。在你那方面，你可以說明我們兩人並未把這些寶石估價過高！」

哈當先生點點頭，表示他已明白了，等到他拿起帽子，預備離開，他又改變了主意，說道：

「我願意再問你一個問題，最後一個。這些寶石是屬於你們的，我一點也不懷疑。可是它們會從上海號的保險箱裏跑出來，這個……却真是一件希奇的事！關在鋼鐵的蓋底，外面有三重祕密的鎖，這怎麼會……」

「我們也和您一樣地莫明其妙，」倍克答道。

沉默了一刻以後，哈當先生重新開口，一字一字地說道：

「梭定先生，寶石放進保險箱的時候，你在場麼？」

「我在場。」

「你能不能告訴我，爲什麼在開船前三天就把它們放在船上？」

「把它們放在旅館裏我不放心，帶在身邊更不妥當，因此我打算把它們存到里昂信託公司，就在那時。」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然後放低了聲音接着說下去：「就在那時德爾西船長勸我把它們放在船上，他知道我的決定是我在看我定好的艙位時告訴他的——這些寶石遲早總是要放在船上的，因此他的提議我認爲很自然。」

「你們談話時有人在旁麼？」哈當先生問道。

「沒有。」

「此外你不曾和別人談起過麼？」

「在一個我沒有半個認識人的陌生的市城裏，我和誰談起呢？」

「那末，除了你和德繻西兩人以外，誰也不知道這回事麼？」

「的確如此。」

哈當重新從桌上把帽子拿起，朝着門走去。

「你還是願意我把記載上的字句用緩和一些麼？」梭定問道。

「如今我弄不明白了……」哈當先生低聲道。

這時馬路上行人幾乎絕跡。他走到吐里公園左近躊躇了一會。在公園的一面，大馬路上的廣告燈和電燈照耀如同白晝，在公園的另一面的加寺路却完全被濃蔭所籠罩。蔭影對於他顯得特別舒適、溫柔。因此他便過公園，沿着橋走了許久。後來回到旅館，倒頭便睡着了。次日清晨九點鐘，他匆匆穿好衣服，把隨身物品胡亂塞進行囊。在去車站之前，他留下一個便條，叫賬房代他打個長途電話到哈弗爾二百四十七號環球輪船公司，叫古特烈先生到車站去接哈當先生。

旅程顯得長久。車到站後，來迎接他的古特烈一眼便看出他的態度改變。因此問他

道：

『無聊麼？』

哈當先生把在珠寶商人那裏發生的事簡單地對古特烈說明。古特烈靜靜聽着，毫不打斷他的話頭。後來哈當先生說到梭定一定以為少了一粒寶石時，古特烈聽得更加仔細，說了兩聲『哦！哦！』隨後問道：

『我有一句話要問：少了一粒什麼樣的寶石？』

『一粒紅寶石。』

汽車到了環球公司門前。哈當先生正預備下車，古特烈握住他的袖口說道：

『哈當先生，那粒紅寶石在這裏。』

哈當先生不覺戰抖起來。

古特烈用了經理方才說話時同樣的聲調結束道：

『這使你吃驚；你也許以為我該不是在發瘋吧？實際上我聽你說話的時候，我也這

樣問過我自己。不過我親眼看見過它，親手摸過它，要是我不知道偷了它那人的名字，我還會不相信我自己的。」

「什麼名字？」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低聲說道：

「德爾西。」

……

德爾西太太對保險公司提起訴訟。但是保險經理人梭定和哈耳司等的證明對於她的丈夫非常不利，因此她便把訴訟撤回。

次日，哈當先生到她的家裏去見她，可是她家中却空無一人。她和她的小孩突然失蹤，自後便不會有人提起。

下  
卷



## 第一章

無線電員交了班以後便走到上層甲板來。特萊絲哈當號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五號從哈弗爾起程，這時剛繞過聖赫勒拿島。

這次是特萊絲哈當號的處女航。這隻船是在巴黎號後一年半建造的，它的華貴程度足與巴黎號匹敵。哈當先生和他的女公子也在船上，爲的是要表現他應有的自負，因爲他的公司的船隻和世界上航業界最佳最大的船隻相比，都毫無愧色。它這次所取的航線即是十年前上海號的航線。上海號的沉沒，對於環球輪船公司實在是個異常嚴重的打擊，因此人人都相信它是決不能重振旗鼓的；然而環球輪船公司如今却相當發達，它的藍底金星旗在世界各處海面飄揚。

在一個悶熱的旅程之後，清新的夜悄然降臨。先前平靜的海面這時搖起了長波，船

身也使微微地擺動。

『喂，法耳孟先生，有什麼新聞？』哈當先生闔上書問道。

法耳孟大尉站在特萊絲·哈當面前，回答經理道：

『沒有什麼重要的新聞，經理先生。不過，你歡喜聽神祕的故事麼？』

『我最愛神祕的故事，』特萊絲回答他。『我小的時候，非常愛讀魏爾倫的冒險小

說；長大以後，極歡喜讀科南道爾的偵探小說。倘使結局是我完全猜想不出的話……』

『很不湊巧，我的故事却沒有那種結局，並且我恐怕它永遠不會有。話雖這樣說，可

是在一個歡喜怪異的人聽起來，它也是夠有吸引力的。我說的話你覺得可笑吧？』

『不，我在聽你說，』哈當先生說。

『我這故事的起頭恰恰在三十七天前的晚上，』法耳孟開始說，『那時特萊絲哈

當號剛剛完了它的最後的試驗。我的一個同伴，就是現在接我的班的那人，那天晚上我

偶然遇見他的，他對我說他前一夜在無線電收發室裏，收到一個希奇的呼號。那是晚上

十點鐘，一切的聲響都沒有。突然間，滴滴答答響起來！聲音非常清晰，電碼却是新奇的，然而緊跟着又是普通的呼號：「請大衆注意。」停了幾秒鐘，又是「請大衆注意。」他注意傾聽，等待後面的信息；然而後面却什麼也沒有。於是他發出：「我聽見了。你是誰？」回答是：三點，三直，三點：S O S。這是緊急求救的信號，用不着我解釋你是知道的。」

「哈哈！這有點意思了！」哈當先生微笑道。

「小姐，我得向你解釋清楚，這種信號一經發出，要是發報的電台不會接到明確的回答，是要一直拍發下去的。因此我的同伴馬上回答：呼號立刻停住。直到這裏爲止，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就像一個聲音喊：「救命！」另外一個聲音回答：「不用着急，我來了。」求救的人自然告訴來救的人說：「我在某處。」通常是這樣，在無線電裏也是這樣。我的同伴等着最後這條不可缺少的消息，可是只有沉默。他等得不耐煩，便發出問訊的信號：依然是沉默。他再發出信號：仍然是沉默。說得更正確一些，應該說：在空中各式各樣的信號中，他聽不見剛才求救的那一種信號的聲音。」

『他足足等待了十二分鐘。爲了要證明他不曾弄錯，他把耳機遞給他的助手；助手也聽不見。到了十點三十分，德國諾台赫電台照例廣播它每晚最後的新聞，此後便一切都沉靜了。希奇的事就是：有了求救的信號，却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並且它也不再發出。』

『真奇怪，』哈當小姐低聲道。

『不是奇怪，是可憐，』她的父親改正她道：『一定是一隻遇難的船，在發出緊急信號以後幾秒鐘就沉沒了。』

『除非船遇上水雷，不然決不會沉得這樣快的。我知道別人會引用上海號的例子來反駁我，可是……』

哈當先生聽到這裏，面容馬上變成陰暗；法耳孟接着說道：

『可是，一個例外不能成爲定理，況且關於上海號沉沒的原因和當時的情形，我們毫無確實可靠的消息。不過我說的是我那同伴的意見，他認爲他的想法不錯，便把它記

在值班記事冊上。倘若事情就是這樣完結，他也許不會再想起它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一點半，在普耳度的英國電台播送了新聞以後，他又收到和上一晚同樣的信號，緊跟上便是嚴重的 S O S。和上一晚一樣，他馬上回答：「知道了。你是誰？」信號也和上一晚一樣，馬上便停止。」

『最有主意，最能鎮靜的人遇上這種事恐怕也免不了要受點影響，我這句話你們也許同意吧。第二天我的同伴帶了深刻的印象上岸，他把這消息對伙伴們說起，他們都是經過同一海面的，大家全聽見過那個信號。他和兩三處大電台通電問訊，回答全是一樣。衆人都得到同一的結論：這是一隻遇着危險的大船（這是從信號發出的距離推斷得來的），他的發報機連結不斷地遭受到重大的損害，以致它無法再發電報了。』

『這個解釋倒相當合理，你說的時候我也這樣想，』哈當先生說。

『可是這個解釋也說不通，因為全世界的船公司和艦隊都在和它們派在外面的船隻通信，而且都接到回音。』

本來和乘客們談話的船長這時走近他們。

『你的運氣真不錯，克拉伊船長，』經理叫道。『法耳孟先生正在對我們父女兩人講起一個會使人睡不着的故事！』

『我猜想該不會是神祕信號的故事吧，』船長笑答道。『啊！法耳孟，你做個詩人多合式！不過這也不妨害你做個好海員。』

一個水手走到法耳孟面前站住說道：

『請大尉到電報室去。』

『諸位失陪了，』法耳孟抱歉道。

『陪你去吧，』哈當先生說道。

『假使又是你那位幽靈通信員，這次設法把事情真相弄明白吧，』克拉伊取笑道。『如今是我們兩人的事了！』哈當先生大聲說道。

『法耳孟真是個奇怪的青年，』他們走後船長說道。『今天快活，明天沉靜，一會兒』

像少女一般地羞怯，一會兒又像巖石一般地堅硬。有時候他向着海面張望的樣子真讓人背脊發涼。他探身船外，兩眼在海面搜尋，身子越來越往外靠，直到快要跌下，然後才把身子抽回。倘使有人在這種時候叫他，他會突然豎直了身子，紅着臉，放聲笑起來，可是笑聲像是假裝的，聽了使人難受。」

「該不是有什麼憂愁的事吧？」沉思的哈當小姐大胆地提示道。

「小姐，憂愁兩字包括不了，這是一種更深沉的事，把他整個人都佔據了——自然這是指空閒的時候，在工作時他是專心盡責的。他的一生有一種祕密；他帶着它走……」

特萊絲微笑道：

「這是個謎！」

「正被你說着了。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是誰？誰也不知道。一九一四年以前，他是美國海軍大尉。戰爭開始，他來到法國加入軍隊。他是個勇敢的軍人。和平以後，他入了法國籍，在公路局服務；後來脫離公路局，來到哈弗爾，恰巧有一個船員因病離職，謀求這個位

置的有二十個人。你的父親看中了他的儀容，他的資格，他的吸引力，就選上了他。起初大家對他相當冷淡，可是他的正直和專門知識很快便把我們征服了。我們知道他的事就是這些，其餘的事我們却什麼都不知道了，不過我們曉得法耳孟決不是他的真名。我對你說的話好像使你受了感動吧？」

特萊絲正要回答，却看見哈當先生和法耳孟在輪口出現。

「我的父親來了，」她說着，一面走去迎接他。

「法耳孟，怎麼樣！」克拉伊招呼道：「是不是你那幽靈？」

哈當先生替他答道：

「正是他。」

他的態度在先前是非常平靜，此刻却變得不安，聲音也顯得奇特。

「你看！」大尉勝利地說。

「法耳孟，法耳孟，」克拉伊拍着他的肩膀說道，「安靜些吧。我是個見過世面的人，

只要幫忙我的同胞找什麼事都願意做的。可是這種不確定的信號只能把人趕開，要是在平常情形之下，人人都會替它着急……」

「對不起，」法耳孟打斷他的話，「我還不會和你把話說完。今天那個聲音——我們就叫它聲音吧——今天那個聲音並不照着它的慣例，它在緊急求救聲之後居然跟上一個字，要說得更正確一點，應該是一個字的起頭。哈當先生也聽見的。」

「什麼字？」

「只有一個字母是確定的：那是D字，拍得清清楚楚的；隨後是一點，此後的信便亂了，再過幾秒鐘便停止了。」

「毫無道理，毫無道理，」船長笑道。

「真是的。倘若那一點是一個字的起頭呢——A, B, H, I, P……不成——要把一點富成正字呢，也不成。」

「D E? D E? 我不相信這個會使問題變得更容易解決。」

「這固然不見得有多大的用處，不過要談到新線索，這却是一個了。」

「一根頭髮是梳不了一條辮子的，親愛的先生。」

「無論什麼都不應該忽略了；有了一顆牙齒，考古學家居威耶博士還會造成一付骨幣呢。」

「當然咧，你會堅持你的意見。可是，你得承認吧，你的心如今不在腔子裏，簡直跟隨着它去了。」

「船長，請你放心吧，我的腦筋並不是那樣軟弱，那樣容易受影響的。」

「你和所有的北方人一樣，有一種神祕的態度！」

「我會是北方人麼？我們十代都是波亞疊人！」（註：波亞疊地名，在法國西南部。）

他說到這裏，突然止住，他從來不曾提起過他的出身，這時他不覺懊悔起來。特萊絲，

克拉伊哈當三人都拿眼望着他，但是他不再多說一個字。克拉伊只好答道：

「我以前不知道呀。」

## 第二章

在那電報室裏，法耳孟向哈當小姐講解無線電報原理。兩課之後，特萊絲便把電報字母完全認識了。她是個用功的學生，整天留在房艙裏專心研究，也不再回到甲板上來玩了。

『真是，你真可以考個無線電技師了！』哈當先生取笑道。『老實說來，這倒也不錯。人生本來就是這樣偶然的機會造成的！帝王的子孫學一行手藝也有好處；中等人家的兒女爲什麼不照辦呢？』

『我還有一個字弄不清楚呢。』

一天晚間，特萊絲哈當號航行到了好望角附近，船上的頭等客人們正在飯廳跳舞，船長走進來，穿過人羣向哈當先生走去。

「經理先生，剛才發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你知道我是不輕易激動的，你也知道在這裏的人除了你只有我不看重那神祕的信號。這次我却得承認我真不明白，什麼都弄不明白！在過去的五分鐘裏，我們在和「幽靈」交談。」

哈當先生驚得跳起來；克拉伊船長繼續說道：

「真的，經理先生，說起來好像難令人相信，可是我得承認它是實在的。電報室裏的人們，就跟法耳孟和我一樣，都聽見了的。我們大家並不是受了催眠，也不是發瘋，我請求你跟我去證實……」

那時特來絲正走近他們。

「來，有新聞，」哈當先生對她說道。

看見他們站起並且面帶慌張的神氣，一對一對在跳舞的人們以為發生了意外之事，便馬上都停住不跳。船長安定他們道：

「繼續跳吧；一切都平安，大家都請放心。」

樂隊從新演奏，跳舞的人們便又繼續轉動；克拉克、伊哈當、特萊絲走到電報室，看見法耳孟俯向桌前，一手拿起鉛筆，預備繙譯他等待着的信息。兩個電報收發員坐在他的身旁；他們有着同樣注意的態度和同樣焦急的面容。

「喂，法耳孟先生，出了什麼事了？」哈當先生問道。

上尉取下了頭上戴着的耳機，回答說：

「就是剛才船長告訴你的事。這神祕的人沉默了兩天，重新又出現了。在拍發了他「請大衆注意」和S O S以後，他說道：「發報的是法國人。只請法國船長回答。」

「我聽見了這話覺得希奇，便問道：

「你是什麼軍艦呢？商船呢？」

「都不是。」

「我再問：

「你是什麼？」

「他回答我：

「「地」

「這好像是造出來的故事，故意要使聽的人吃驚的，是不是？不過我還是把我們的問答全部告訴了你：我的助手把它們都記錄了下來。可是讓你吃驚的事還有的是。我聽見「地」字，立刻便想起你對我們提說過的：這也許是設在地球上某一地點的電台——不過像這樣一個電台要祕密設是件困難的事，而且在太平時候也沒有設立那樣電台的理由。不過，這且不必管它，我想起了這個意思，便用一句極清楚的話問道：

「「你的電台叫什麼？」

「回答是：

「「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經理叫了起來，「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經理，我不過把別人的話繙譯出來。我並不批評，我也不解釋，我只是把

經過的事重說一遍吧了。那時我決定要得到這故事的要點，不管怎樣艱難我要把一切神祕的觀念打消，因此我便問道：

「你的經度呢？緯度呢？」

「回答是：

「我不知道。海上遇了險。」」

法耳孟的話說得愈多，他的姿態愈帶出氫礮性，話是幾個字一連地從他的嘴裏跳出來，好像突然一種思想把每句話截斷，而另一種思想却把它加快說出。他不住地摸撫前額，在短時間沉默之後又說下去：

「那時候信號來得很急；我自己也有點慌張。我的問題都是非常簡短。不過對方問我的話我是明白的。」

「「回答我的是誰？」

「我立刻發出：

「環球輪船公司的特萊絲哈當號。」

「停了一會。又問我：」

「把你的回答重複一遍。」

「我答道：」

「環球輪船公司的特萊絲哈當號。」

「停許久，然後說：」

「只請特萊絲哈當號回答。」

在場的人都大驚失色，互相張望。法耳孟對克拉伊說道：

「我說的話有一句是假的麼？」

「一句也不假。」

「我那神祕問訊者和我就是這樣面對面地問答。我知道從今以後他只和我們通訊，不理別人了。可是就在那時，好像是命運的惡意決定要延長我的苦悶似的，一切又寂

靜了。因此我請求克拉伊先生把這件非常的事通知你，因為我們的談話顯然不合到此中止的。」

道：  
哈當先生在椅上默想，兩手托着下巴，手肘放在膝上。只要收發員稍有動作，他便問

「是他麼？」

等到他聽見「不是」的回答，便又繼續沉思起來。半小時後，他等得不耐煩，便立起身道：

「活見鬼！說起來倒真像是他！我聽够了。我要睡覺去了。你跟我去麼，特萊絲？」

「只要你不反對，我還願意在這裏等一會。」

「隨你的便。你來麼，克拉伊？」

起初爲了滅除他們的焦慮起見，法耳孟和特萊絲兩人談起一些不相干的事件。到了夜半，法耳孟對留在室中的收發員說道：

『朋友，你去睡吧；今晚我來值班。』

如今只剩下他們兩人，他們倒不說話了。雖然室內是異常寂靜，他們並不感到不安，也不覺得不平常。法耳孟不時把兩眼望着他繙好的問答，望過之後便把雙眉蹙皺。

『你絲毫不能解釋麼？』特萊絲知道法耳孟的思想離不開這些問答，便問他道。

『不能，或者應該說：我的解釋太希奇，太出人意外了，所以我無論以爲怎樣有價值，我也不敢那樣想。』

『有一件事我誰也不敢告訴。自從我的脚踏上了這隻船那天起，我模糊地感覺到有什麼東西跟着我，起始還是渺渺茫茫的，等到我們越往南走便清楚了，雖然是時有時無，可是很清晰。等到我們過了聖赫勒拿島以後，它便始終隨着我，毫不放鬆，就是在我和你說話的時候，我也覺得好像有黑手在摸我，好像有氣吹到我的臉上，那聲音，那不識者的聲音就快要聽得出了。』

他說到『吹到我的臉上時，』便把耳機戴上，還未說完『要聽得出了，』便從喉頭

發出一聲叫喊：

『就是他！我對你說過的！聽！』

他的高興是那樣的劇烈，他臉上的表情又是那樣的淒慘，他的右手又因加重語氣而搖動得那樣狂熱，因此特萊絲不覺一直退到牆邊。她看見他這時的神氣，不由得想起克拉伊船長的話：『有時候他向着海面張望的樣子真讓人背脊發涼……他的一身有一種祕密；他帶着它走。』此刻的他和她所認識的他完全不同。這個新的他使她害怕，使她想逃走；然而同時却又有一種她從來不曾感到那末熱烈的溫情強迫她留下。法耳孟却不給她選擇的機會。

『留在這裏！你不應該走！』

他指着另一付耳機，她服從地把它戴上。頭上傳來的神祕使她和他一樣驚愕，她聽見：

『請特萊絲哈當號發信號。』

「特萊絲哈當號正在聽着。」法耳孟回答。

「你在什麼地方？」

「靠近馬斯加來尼羣島。」

「方向呢？」

「澳洲，墨爾本。」

「船長的名字？」

「克拉伊。」

「好海員！」

最後的字母譯出之後，法耳孟發出一聲大叫。哈當小姐吃驚地望着他。他結結巴巴地說：

「你聽見了沒有？你懂不懂？他認得我們！」

她看見他那付快要瘋狂的樣子，便求他道：

「女靜點吧，法耳孟先生，我請求你。」

「安靜？安靜？」

他一面斷斷續續地說話，一面用手指揪着機紐，不斷地向世界各處發出簡短的電

訊：

「說！再說！不要切斷！」

他的左手不住地抽縮，他頓腳，他咬牙。持萊絲取下耳機說道：

「你要我出去叫人來麼？叫船長好麼？還是叫我的父親？」

他用忿怒的手勢止住她。

「不要！不要！千萬不要！不要攪擾我！難道你不覺得我苦悶得要死麼？你不覺得他也在那邊苦悶麼？看他<sup>？</sup>他不說話，他不說話啊！他要是再不說話，再不聽我說話，怎麼辦呢？倘若你明白，倘若你明白就好了！他不說話！」

接着是幾秒鐘可怕的沉默，隨後法耳孟發出一聲狂叫：

「他在那裏！我聽見了……天呀！你是誰？」

特萊絲這時兩手過于震抖，不能把耳機戴上，她從聲音知道了這個問題，然而却不曾聽見回答。可是回答一定是非常可怕，因為法耳孟剛抄寫了幾個字母，便把鉛筆弄斷了。他連忙從桌上抓起一隻鉛筆，寫出下面幾個字：

「一個死人。」

雖然回答是這樣奇怪，也許就是因為它奇怪，他倒好像恢復了他的冷靜。可是他的冷靜却相當可怕。肌肉的緊縮使他的面貌好像是戴上了一具假面。特萊絲伸出手臂去拿耳機，他作手勢止住她。他重新開始記錄信息，特萊絲靠着他的肩頭，看見寫的是：

「收發員是誰？」

法耳孟飛快地發出下面的回答：

「DE HERCHE 德爾西。」

最後的字母發出以後，他如夢初醒，扔下手中握着的鉛筆，轉過身來，用恐懼的眼光

望着特萊絲哈當。她自己也渾身戰抖，上下牙都相碰發聲，他們互相注視了幾秒鐘，後來

法耳孟發言道：

「小姐，你能從聲音聽懂意思麼？」

她說不出話來，只得搖頭否認。

「既然如此，爲什麼你抖得這樣厲害？爲什麼你的臉色這樣蒼白？爲什麼你不敢看我？」

她結結巴巴地說道：

「我，我不知道。」

「你敢用你的父親的性命起誓麼？」

少女的唇間發出了一聲輕微的聲音：

「不。」

法耳孟用兩手遮住前額說道：

「如今你知道我的祕密了，這個祕密被我藏了十二年，現在却從心中逃出來，因為有一種比什麼都大的力量決定要這樣。那個永遠不應該提到的名字，我已經把它公開了。從前我希望你是唯一不知道那名字的人，如今第一個人知道它的却正是你。可是封得最嚴密的墳墓也會重開。命運歡喜他，拉撒勒就會復活。我的名字就是你剛才看見的：我是愛德華德爾西；我的父親是上海號遇難失縱的人。我要你，我求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訴任何人。」

「就連我的父親也不告訴麼？」

「就連他也不告訴。」

### 第三章

特萊絲·哈當回到房裏，便往床上一躺；不久她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一個面貌熟習的人攀登在孤立海中的岩石上，手中拿着一片破布絕望地在頭上揮舞。忽然間，法耳孟駕着一隻小船在波浪上出現。法耳孟叫道：『不要害怕！好好等着！』忽然船上另一人從他的身後拖他，法耳孟隨即倒下。小船漸漸往下沉，那人拚命搖着槳。那時水面浮起一具屍身，她分明認得是法耳孟大尉。

她的喉頭發出一聲叫喊，雖然只有一聲，然而它却粗暴得使她驚醒，她睜開眼，看見他的父親站在床邊。她問道：

『怎麼咧？』

『你在夢中叫喊，所以我走來看你。』

「我在夢中叫喊麼？我說了些什麼？」

「說了些無意義，不相連的話。」

她不覺鬆了一口氣，因為她先前以為她在夢中叫出了某一個名字。哈當先生摸撫她的前額。

「天呀，你害怕得多厲害，你夢見了什麼？」

她把夢告訴他。她父親的手停在她的額上。

「親愛的爸爸，你的手怎麼這樣涼？」

「這是看見你害怕動了感情的緣故。可是，往下說吧，船破成碎片，人抓住槳，還有呢？」

「還有什麼沒有了？」

那時天已微明。哈當先生安慰了她幾句，再說了一聲「好好睡吧。」便走出去了。

特萊絲起身時約在十一點鐘，隨即往電報室走去。室內仍是法耳孟值班。那時只有

他們兩人，她亦問他是否和「幽靈」有過另一次談話。他給了她一個肯定的答復，並且告訴她他們在下午四點半還要繼續談話。他好像另外換了一個人，他的臉上顯出極大的快樂。

中飯鈴響了。他把文件放好，說道：「就是這樣吧，」便伸手去摘下耳機但是他並不馬上把它取下，却又傾聽起來。

一分鐘後，他頓腳道：

「實在沒有辦法；總是有人說話！」

他正向外走，却又一個水手來到他的面前。

「一封電報，大尉。」

法耳孟看了電報，皺着眉說道：

「這是什麼意思？」環球輪船公司致電特萊絲哈當號：開足速力，直往墨爾本。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決不許改變航線。」這真奇怪！」

他也不向哈當小姐告辭，便向船長室跑去。

「呀，法耳孟！」克拉伊叫道，「進來之前也應該先敲敲門才是！」

「抱歉得很，船長，可是這件事也太奇怪了！你看看這封電報！你以為怎樣？」

「我不懂嚴格說來，命令我加快速度，這是可以照辦的；可是禁止我改變航線。這却奇怪了！根本就沒有要改變航線這一回事！」

「有的，」法耳孟用力答道。

克拉伊把他從頭到腳看了一遍。

「法耳孟，朋友，你工作太過了，你應該休息……」

法耳孟不理他的話，自己接着說下去：

「真正的船長，請你親自發命令，讓船改向東南駛去。有人在等候我們。倘使你在四十八小時內不會看見一個島，倘使你不曾救一個不幸的人上船來的話，那末，等到我們的船一靠岸就把我放進監獄好了。」

「你對我說些什麼？一個島麼？你在什麼地方看見它？在哪一張圖上？」

「哪一張地圖上也沒有。地圖上沒有它，並不使我懷疑，反而使我相信是有這個島的！沒有人知道它因為它在海洋中從來沒有船隻經過的部份，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真的，船長，我拿我的榮譽作賭，它是有的，並且還有人在它上面受苦！」

克拉伊有意和他爲難。

「既然你知道這許多，那人一定也把名字告訴了你吧？對他說……」

「東南方，船長，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倘使上帝願意的話，你自己也會相信的！請你想想，我和那個我們叫做「幽靈」的人通話已經兩星期了；哈當小姐在我身邊也曾接到過他的信息，問她便知道了。倘使你一定不願改變航線，我求你把我放上一隻小船，我一定會到那無名島上去把那個人救出來。」

「好吧，」船長爲了使他安靜便說道，「去把哈當小姐請來。」

法耳孟走出去，不到片刻便陪着哈當小姐走來。船長請他進內，大尉推辭道：

「我在場沒有用處；小姐，凡是你可以对船長的話，都請對他說。」

四點半的鐘響了；法耳孟到電報室去接班，正直收發員接到一個信號。

「是他麼？」

「是他。」

這時是緊要關頭了；法耳孟套上耳機，發出電報！

「你知道的人正在等你的信息。」

稍稍停了一會，回答便來了：

「趕快！事件嚴重……」

剛到此處信號便開始聽不清楚。一種連續的噪聲夾雜在信號裏造成混亂的聲響，法耳孟專心靜聲，要想辨明他的通信者的信號，然而實際上只能聽見軋軋的噪聲，時長時短，却始終不停。

「總是這些討厭的東西夾在我們中間，」法耳孟抱怨道。

他停止發報，「幽靈」也停止發報。雜音不久也就停止了。他連忙發出：

「我在聽。請說。」

回答是：

「嚴重的事件即將發生。」

立刻軋軋的噪聲又起，法耳孟氣得咬牙，這樣證明了擾亂並非偶然，難道是有人偷聽了他們的談話，意思要使它聽不出麼？這樣繼續了幾分鐘，然後一切又重歸於寂靜。他連忙和對方通話，回答却是：「住嘴。」最後一個字母被新起的雜音打斷。法耳孟忿怒難忍，取下耳機，吩咐收發員每隔四十秒鐘把後面的信號發出一次：「不要離開，有話說。」他自己却跑去見船長。

船長不在艙裏，他跑到膳廳去，也不見一人。他跑上跑下，把船上各處都跑到了，最後他經過哈當先生的艙房，本來預備繼續向前走去，可是有一種奇怪的聲音使他回過身來。過道裏沒有人。他伸出手來打算關門，可是突然改變主意，用手握住門紐，轉動它，打開

門。第一間屋子是空着的，第二間是圖書室，也是空着的。右邊一道門半開着，通到特萊絲的艙房。他看見椅子上放着的一件衣服，認得是她的，便回轉身來。左邊也有一道門，是關上的。他極端小心地把它打開。他在外面聽見的那種聲音，這時似乎更加清楚，他不覺在那裏停了一會。窗上掛的黑色窗帷在他的周圍射下陰影，使他不辨方向，他只得向着聲音發出的地方走去。從掛着厚四簾他知道是一扇門，他把它打開，走進一間黑屋子。初進去，他什麼也看不出，不久他的兩眼漸漸習慣，居然能辨別事物了。他看見許多木板隔牆，在一個角落裏的一把椅子上，有一個頭和肩在搖動。同時他認出蜂鳴器特有的軋軋聲。他用眼估計好了遠近以及應當用的力量之後，便向前撲去，捉住俯伏在桌前的黑影，叫道：

「開燈，不然我便殺死你！」

「啊！你敢！」那人說道，一面極力想掙脫。

法耳孟聽見這聲音便鬆了手。那人推開他，開了電燈。法耳孟狂叫一聲：

「哈當先生！」

「不錯，是我！你在這裏做什麼？」

「你呢？你在這裏做什麼？」

他們的臉幾乎相觸。哈當開始戰抖，隨後他用手臂遮住前額，低聲說道：「寬恕我！」

法耳孟一聲不響，從衣袋裏掏出一隻手槍，舉起對着他。哈當抬起頭來，兩眼釘着武器。再有十分之一秒，子彈就要發出了；就在那時，特萊絲的聲音把它留住。法耳孟把武器拋在地上，哈當想去拿起它，可是法耳孟却用腳踏在上面。特萊絲喘着氣走進來。

「爸爸，我可把你找着了！法耳孟先生，你也在這裏高興吧，船長已經發了命令了。如今我可以把那個和你通了許多天消息的人的名字告訴我的父親麼？」

「用不着，我知道了。」哈當說道，同時他漸漸恢復了他的鎮靜，「在事實上這是一  
個受難者的名字。」

法耳孟鞠了一躬，便抽身走出，兩顆淚珠沿着他的腮邊流下。

## 第四章

特萊絲哈當號看見了克洛色羣島，便改變航線向南駛去。法耳孟自從經過上一晚的事件之後，一直不曾離開過電報室。從無名島來的電訊，有兩次都突然中止而中止的原因却無從知曉。在船上，他們過的是焦急難堪的生活。克拉伊船長很少說話。法耳孟不停地計算；特萊絲不敢打擾他；哈當留在他的艙房裏不出來。第二天晚上，風浪大作，等到乘客都回到艙門，法耳孟獨自走上甲板。幾分鐘後，哈當也走上來。法耳孟回頭看見他，便叫道：

『啊！是你！走開！走開！』

『法耳孟大尉，』哈當說道，『你隨便怎樣待我都好。從前天起，我便認爲我已經死了。所以我要和你談的並不是時間，乃是方法。在這個可怕的事情裏，有一個人是無罪的，』

我不願意使她到她不應當受的恥辱。我指的是我的女兒。假設你認爲在你的報復裏也應該把她的不幸加進去……」

「不！」大尉啞聲說道。

哈當低下頭接着說下去：

「你有權利要我完全承認我的錯，好，我都告訴你吧。使上海號沉沒的是我，是一個人。爲了要避免即將降臨的經濟危機，我忽然起了惡意，在船上放置一個定時炸彈，照我的預定計畫，這不幸的事件應當在船過克洛色羣島時發生。炸藥的分量並不能使船馬上沈沒，並且船上還裝置有無線電，我以爲它能發出求救信號，並且能等到別的船隻來救援，我當初希望至少船上的人命可以保全，然而事實却和我的料想完全不一樣。炸藥的性質是不是在海上就有了改變？當初我怎麼知道呢？也許是爆炸發生的時間不巧，地點不巧，所以一切的救援都變成不可能了。災難發生之後我不敢承認，我用盡方法把疑心都放在一個死人名下……」

「你說謊！」法耳孟忽然叫道。「一切都是你計劃好的，準備好的，要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一些什麼惡毒的方法，可是我明白，我猜得出來！贓物呵，污蠱呵，保險呵，債務呵，那許許多多的惡毒詭計……」

「上帝在上，這一切都和我無關，先生，我的罪已經夠重的了，用不着再加上這些！這些我都不知道。至於以前的事，這是我寫好的懺悔書；等到你回法國以後，倘使你樂意的話，你可以用它。和你說了這許多話，請原諒。」

哈當把話說完，便轉身走到船舷，用手肘靠着欄杆，站了許久。

當夜和次日都是在波濤翻騰，天色陰暗中過去。到了星期三夜裏十點鐘左右，探照燈衝破黑暗，照見一個小島，波浪不停地猛烈打擊它，好像要把它整個碰碎似的。

突然間傳來無數比較最可怕的霹靂還要嚇人的巨響，法耳孟和船長都站在船尾後甲板上，他伸出手臂，指着小島說：

「就是它！你看見了麼，船長？」

船橋上每分鐘都有巨浪衝掃；不多時護舷物便被沖去，舷門擊成碎片，支索也扭成一團。到了半夜，情形依然不會好轉，顯然是在天亮之前毫無辦法可想。由於閃電的光，船上的人們看見了無名島陡峭的邊沿，直立的方頂巖石狀如牆壁一般，頂上還叢生着矮林。後來風暴逐漸消去，天空失去了閃電的照耀，變成漆黑，不見一物。片刻之後，天際漸漸有光，雖然不是黎明，却也勉強能分辨事物。滴着水的舷橋上站滿了乘客，水手們也爬上纜索向着濃霧滾滾的地方眺望。濃霧慢慢散開，太陽突然從海面升起把夜晚的景色完全逐去。

此時一片喊聲從人人的胸中發出：原來的無名小島已經不見了。

立刻，這兩日來的激動却變成迷惘和麻木。就是親眼看見過無名島的人們也開始懷疑起來，不知道他們是否被幻覺所欺騙。有的人以為是奇蹟，有的人以為是妖術；最荒謬的意見也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只有法耳孟和哈當不會失却他們的理智。

「那島並不是奇蹟，也不是幻影，」大尉說道，「它只是個有火山的小島，當初從海

中湧出，如今又沈到海中去了。」

這個唯一合理的假設並不減少他拯救受難者的胆量和信心。命運既然給這個不幸的人送來得救的機會，却在他正要被救的時候又把這機會奪去，這種看法似乎太不合理，因此法耳孟便不去想它。

「既然我的父親已經忍受了十二年，既然他有本領來和生存的世界接觸，他決不會在最緊要的關頭失敗的。」

並且，那一句三次發出三次被打斷的話：「趕快，嚴重的事件即將發生，」難道它不是在表示：他從地上或海中的某種現象知道了即將有大降臨麼？人們在社會生活與乎甜靜的幸福中失掉了的特有的本能孤獨的人會把它恢復過來，他的父親一定感覺到會有災禍，並且無疑地會在它發生之前離開那塊不適宜於居住的岩石。

他堅決地相信他的推論，因此他要來船長借給他一隻小船，有十個水手自願陪伴他去尋找他們擠在小船邊，準備把它放下海去。哈當走上前來說道：

「大尉，請允許我跟你們一起去。」

法耳孟轉過身來，皺着雙眉，哈當接着說道：

「無論一隻船怎樣小，在上面發命令的就是主人。我要求的只是要在你的命令下做一個勇敢的人，此外我並無他意。」

「上去吧，」法耳孟厲聲說道。

小船向海中駛去。大船上的人們看見它在滾滾的怒濤中盪漾了許久，然後漸漸變成一個搖動的點；最後它完全不見了。

他們在海面搜尋，直到午後三點鐘還不曾發現任何蹤跡。將近五點鐘時，疲乏和失望使得搖槳者的速度減低。法耳孟決定令船上的人分班搖槳；哈當却始終不肯讓人替他。到了六點鐘，法耳孟忽然伸出手臂指着東方：

「那邊有東西！努力！努力！」

不多時他們便能辨明這是用木桶和木板做成的筏子，筏上還豎立一塊方布做成

的帆。法耳孟大聲吼道：

『不要怕，好好等着！』

但是他的呼喚並沒有得到回答。他一連叫了三次，三次都是同樣的寂靜。波浪洶湧！使得他們不容易接近它。一個水手設法去握住筏子，却幾乎滑跌到海中。哈當走上說道：

『讓我來試試。』

他的精神增加了他的力量。只用一秒鐘，他便把木筏拖近小船。法耳孟一聳身跳上木筏，哈當跟着他也跳上去。船上的人們看見他們兩人爬着走；隨後哈當發出一聲勝利的叫聲，從他的身下舉起一個人來，就像舉起小孩一般。他叫道：

『這是他！』

水不住從被難者的破衣服滴下，鹽黏住他的鬍鬚。最初法耳孟以為他已死了，但是不久他却睜開眼，癡呆地向周圍望了一轉，口中叫着一個名字：『哈當！』在俯望着他的許多顏面中，只有這一張面孔把他的過去和現在連結在一起。哈當向後退了一步，指着

法耳孟說道：

『這是你的兒子。』

父子二人熱烈地擁抱。哈當再問一句：

『別的人在什麼地方？』

『什麼別的人？』德爾西結結巴巴地說道。

『上海號遇險後和你一起被救的人。』

『我是唯一遇救的人。』德爾西低聲說道：

『我的上帝呀！』哈當兩手掩住臉叫道。隨後他向那十二年的孤寂造成像一付骷髏的可憐蟲望了一眼，往後退一步，退到木筏邊上；他舉起腳向空處踏下，立刻倒在海中。他的手臂暫時伸出水面，但是，不知道是由於海浪打擊使他不能呼吸，或是由於他失掉了生存的慾望使他自願放棄了掙扎，他沉在海中，不再浮起了。

直到回航的前幾天，德爾西才完全恢復他的理智。他關於上海號的敘述，初聽起來頗像臆筋失常後的譫語；然而他的記憶是非常清楚，一切細點也非常準確，因此，一切的懷疑都消失了。

他最先發表上海號遇難的情形。

照實說來，上海號在起程時船身確不十分良好，各方面關於這一點的指摘確實有理。然而他信賴他的航海技術和水手們的勇氣，依然準期出發，但是到了十月二十一號夜裏，氣候變得十分惡劣，半夜忽然發生一聲巨響，緊隨着可怕的叫號聲。他走下船艙發現一個大漏口，海水滔滔不絕地灌入。就在此時他發出第一次的求救信號。信號一發出，機器即被海水淹沒。但上海號依然掙扎，仍舊相信能夠等到救援來到，然而到了二十三號夜裏，又發生了比第一次還可怕的爆炸，船身炸成兩段，幾分鐘後便完全沉沒了。

他抓住一塊碎片，在海面漂流了兩天兩夜，後來被海水沖到一個岩石小島上。最巧的事就是上海號的船身也被沖到島邊。在退潮時，船停在岸邊，幾乎完全露出水面。最

初他只想到船上去找尋食物。可是後來船身不斷地被狂潮沖掃，便完全擱淺在沙灘上。因此，他便可以從船上得到大量的食物、木料、被蓋等。最希奇的是他還得到一具無線電設備，主要的機件並無大損傷。他馬上便想到利用它來通報他的災難。可是在他能利用從船上得到的材料來修理機器之前，好幾個月已經過去了。及至他把機器修好，他才發覺他能夠收到橫跨空中的各種信息。可是他發出的電報却因力量過於微弱，不會有船隻收到，前來相救。

因此，他與活人的世界相隔數千里，他過的是受難者的生活。他知道地球上一切發生的事件，自己却不能發出求救信號；他知道震驚世界的種種事實：戰爭、失敗、成功、抵抗、勝利。爲了渴望着生活的緣故，他着手一種近乎超人的工作，他要架立極高的空中線，以便他的聲音能傳播在那無限的天空。島上有一塊岩石，高約四百公尺，直立空中，恰像一堵牆壁。他設法鑿開岩石，做成階梯，一直達到頂上。這件巨大的工程費去他四年的光陰。他努力工作，不計較光陰的飛逝，就像他的時間是用不盡似的。最後，他必須把不可少的

材料搬上絕頂。這事他也做成功，可是又是兩年過去了。

他仍然需要度過悠長的歲月來使他的工作達到完善的地步。爲了這個，他盡量利用他從船上得到的材料：破損了的器械，脫落的金屬片，半磨損的繩索，銅絲，鐵絲等等。最後，他終於發出他的第一次電報，就是那全世界都收到的求救信號。然而連結不斷地發生了許多次的障礙，使他不得不停止他的呼籲，直到後來他完全控制了機械，他才能發出他勝利的呼聲。

這段敘述說明了他在這許多年裏過的艱苦生活，但是關於這場活劇的是非曲直却不曾有何種指示。一般聽衆以及有關的當局的沈默可算是在這一點上的奇異的雄辯。只要法耳孟把哈當的懺悔書拿出來，一句話便能將這曖昧的情勢說明他爲了憐憫不幸的特萊絲，却不敢作這樣的決定，因爲她的父親的死已經給了她重大的打擊。然而她的榮譽和他自身的榮譽又都不能容許有絲毫懷疑存在……

## 第五章

船和岸間的距離一天一天地減少，德爾西應當替自己辯護的時光也越來越近了。他的兒子應不應該在那可怕的時辰來到之前預先盤問他呢？他感到對於父親的清白他所負的責任，因此他認為他是應該問的。別人指摘他父親的過失他完全記得。

「爸爸，你應該知道，他們控告你犯了天大的罪，所以媽媽和我不得不改換姓名，所以我不得不入了外國籍，直到歐戰發生才回到法國。」

「太不要臉了！」德爾西叫道。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要把別人說服才能算數。從表面看起來，事情都是對你不利，對我們不利。第一件，你借公司的債……」

德爾西想：「一想驚惶失措地說道：

「借債麼？我借債麼？」

法耳孟不覺皺緊眉頭：他的父親否認了這件不能否認的事實，使他感到難受；因此他焦急地說道：

「不錯，你想想看，六萬法郎。」

「六萬法郎？這簡直是瞎說！我欠人的錢最多的時候也不會超過幾百法郎，並且總是馬上就償還了的。」

「可是字據還在，還有你的簽字。」

「古特烈不會說明麼？我是爲了幫他的忙才簽字的！他需要錢用三個月——正是我的行期——又不願意向哈當先生說明他的困難，因此求我替他出名。」

「古特烈不會說過。可是還有一件事。上海號裝載的寶石在船起程前就被盜賣了，後來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收贓物的手裏發現。」

「難道這件盜案也要我負責麼？」

「因為贓物中缺少的一粒紅寶石，却正是你給媽媽的那粒。」

德爾西狂吼道：

「我給你母親的紅寶石麼？那是古特烈送我的假寶石，他對我聲明是一個祖傳的  
物品。」

「它並不是假的，在當時要值六萬法郎。」

「在我的周圍究竟是什麼妖怪？」德爾西嚇唬道。「古特烈那個懦夫，他讓挨罵，古  
特烈那個罪人，他要把我當成他的同黨！」

他越說越生氣，在艙房裏走來走去就像一個瘋人。他的兒子安慰他道：

「讓我把一切都告訴你吧。你的兒子是相信你的，這些話從他的口中說出，也就沒  
有什麼關係了。從你保險的事看來，別人以為你是在替媽媽和我想辦法，好讓我個在不  
幸事件之後得到保障。」

「又是古特烈搗的鬼！」德爾西呻吟道。「我是聽了他的勸告才去保險的。」

『還有，船起程前，你離開了兩天，恰巧是阿姆斯特丹那個無賴收買寶石的時期，出賣寶石那人的身材樣子正和你一樣。』

這次，在回答之前，德爾西思索了一番。忽然他拍着前額叫道：

『我離開了麼？不錯，我是到卓吉南去看望我的叔父洛布爾。可是同天還有另一人離開，他不是別人，就是古特烈！古特烈的身材態度都和我相似；在黑暗中，別人有許多次把他當成我啊！那個強盜混帳東西偷寶石的就是他！他知道寶石放的地方，他也知道保險箱的暗號！我應當怎樣當心才對呢？他是我的上司！我的朋友！』

這時却是大尉沉思的時候了。在這次旅程中發生的事件裏最不可解的就是當他和德爾西說明真實名姓以後，他正預備要求克拉伊船長往南航行的時候，環球輪船公司發來命令：『開足速力，直往墨爾本。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決不許改變航線。』無疑地，哈弗爾的電台收到了他們父子兩人的對話，別人雖然聽不懂，古特烈却驚嚇萬分；他感到大禍臨頭，因此便發出這條命令！

這些罪狀件件全被推翻，一切真象也都明白了。然而德爾西搔着頭說道：

『我知道你相信我，我的孩子。可是，別人呢？要使證明確實，應該我和那個混帳傢伙見面才行啊！我一定要強迫他招認的！可是，倘若他逃跑了，溜走了，怎麼辦呢？誰敢擔保到了那時他不會早已跑開了呢？』

『逃走也就等於承認了，』法耳孟低聲道。『然而我們還是想個法子好些，我要請求船長允許我發出一個電報，說是德爾西船長不會恢復知識便死去了。這個消息會使古特烈放心；他相信不會受罰，便不會逃走了。然後你再出來，他就無法狡賴了！』

『啊！要能活到那時才好！』德爾西叫道；『以後我便不在乎了！』

海關驗疫員離開之後，古特烈便代表公司上船來。他似乎急於要知道關於上海號驚人消息的詳細情形。船長克拉伊把他要想知道的都告訴了他，據他說來，這個犯了極大過失的罪人居然還有那樣求生的慾望，實在是非常可驚的事，他又對於寡婦和孤兒

的命運表示憐憫。

『我和別人一樣，』他說道，『對於他們父子兩人交換信息極其注意；我以為再沒有比這事更富於戲劇性，更能動人的了。』

他在安慰了特萊絲並且表明他對她的父親的敬愛之後，便是傳見直到此時仍被人稱為法耳孟的那人。

『父親犯罪，兒子不應當負責，』他宣稱道。『他在回國之前便死去，這是命運在把我們的責任指示給我們，要我們尊重他兒子的悲傷。』

他說話時那種嚴肅的神氣正適合他的身份，原來在哈當死後，他得了股東們的信任，便被升為代理經理。可是法耳孟却遲遲不來，他不能久等，便要下船；可是他正走近船邊跳板前，法耳孟却來了。

『先生，我很高興看見你，』古特烈說道。『我已經決定把你在公司裏的職務，由暫時的改為正式的了，只要你願意的話——你願意永遠在公司服務麼？』

「我願意，先生。」

「你自己取的名字用不着改了。」

「我願意改成德爾西。」

古特烈皺着眉，說道：

「依照一般的情形，在公司服務的人還是遵從上司的意見爲妙。」

「關於這一點，我是遵從一個我完全信賴的人的意見。」法耳孟恭恭敬敬地反駁

道。

「這人好像不懂得好歹，」古特烈的口吻相當嚴厲。

「懂得的，先生，他懂得的，」法耳孟用力回答道。「還是早早招認吧。」

他伸出一隻手，指着他的父親，德爾西這時剛剛出現。

「德爾西！」古特烈的喉中發出尖銳的叫聲。他一步跨到船邊，聳身跳入水中。法耳

孟大叫一聲，馬上跟着跳下去。

古特烈往下跳的時候，頭部撞上一隻遊艇；水面一片血迹，指明了他沉沒的地點。法耳孟潛入水中三次，終於把他捉住。船上的人們把他拖上船。古特烈的鼻間僅有細微的呼吸，血從他的傷口不停地流出。

『完結了！』醫生低聲道。

『啊，醫生！』法耳孟請求道，『請你千萬想想辦法吧！只要能活五分鐘也好！只要能夠說話也好！』

醫生打了幾針之後，垂死的人似乎略見清醒。他睜開眼，看見德爾西的臉俯望着他，他便恐懼地把眼閉上。

『古特烈！古特烈！』德爾西嗚咽道，『你臨死也不肯把你那可怕的祕密說出麼？』

古特烈微微移動他的嘴唇。一種極大的努力給了他少許生氣，他用清晰的聲音說道：

『寶石……是我偷的……德爾西，清白……我知道上海號要沈沒……船上有炸

彈……我看見了……真正的罪人……是……」

在他說完最後一句話之前，死神便使他住了口，德爾西發出一聲勝利的叫聲，緊緊擁抱住他的兒子。然後他拿出大尉是小孩時他對他的態度，一面摸撫着他的面頰，一面說道：

「明天我們要看見你的媽媽，你親愛的媽媽了。啊！我們三人在一起多末快樂呀！」

大尉勉強微笑；德爾西感覺到他渾身發抖，便用雙手捧住他的頭，問道：

「怎麼啦，你哭了？」

「沒有，沒有。」

他咬緊嘴唇，德爾西隨着他的眼光望去，看見特萊絲低着頭，夾在旅客羣中，從旁經過，德爾西焦急地重問一遍：

「你哭了麼？」

大尉再沒有說謊的力量了，因此便不做聲。

深沈的寂靜暫時壓住這兩人。哈當小姐再有一步便可跨上跳板了。在那一剎那間，她無意中轉過頭來。

『永別了，我的可憐的愛人！』法耳孟低聲道。

德爾西把手指放在唇上。

『不是永別；古特烈死的時候，並不會說出名字。你去和這個不幸的女孩說聲再見吧。』